諸益録 下

# 請益錄卷下目錄


文殊出定　雪峯古鏡
長慶示衆　盤山心佛
金峯分院　曹山出世
雲門無滯　乾峯一二
巖頭辭山　南泉水牯
黃蘗問事　仰山問僧
三聖逢八　聲明玄沙

長沙轉物　灌溪二杓
僧問睦州　南園撫掌
雲門前後　壽聖釣錐
曹山死猫　大慈識病
雪峯三下　雲巖石室
南泉翫月　古德道場
龍牙烏龜　欽山三關
趙州鬬劳　玄沙三病

大慈合伴　僧問石霜
三平見聞　大隨普賢
玄沙圓相　雪竇砂水
容師把針　陳操勘僧
雪峰淘米　芭蕉好惡
大慈行說　水潦大悟
古德法身　布袋彌勒
趙州揀擇　睦州毛端

南泉至莊　洞山鉢袋

# 萬松老人評唱天童覺和尚拈古請益錄卷下

後學性一閱

生生道人梓

舉佛前有一女子入定（家富兒嬌）佛勅文殊出定（便與推倒）殊乃運神力托上梵天出定不得（何不塡坑）佛乃云下方罔明大士能出此定（家菜不甜野菜甜）須臾罔明至（飢鷹待一呼）勅令出定（再作死馬醫）罔明彈指三下（費許多氣力作麼）女子便出定（神著自儛）天童

拈云若定若動野狐窟下掉尾當人變弄傀儡棚上牽絲鴻毛輕而不輕不消彈指太山重而非重空上梵天還知老瞿曇阜孔在我手裏麽更有妝人在後頭

師舉翠巖芝云僧投寺裏宿賊打不防家萬松道鸞逢鳳喜蛆見蠅歡五雲和尚云不唯文殊不能出此定但恐如来也出此定不得萬松秪管看秪如教意怎生體解萬松道此義文長付在来日此緣本出諸佛要集經天王如来於欲

色二界中間諸佛集會文殊邀弥勒共往勒辭不行文殊由起佛見法見貶在二鐵圍山間為諸菩薩說四意止如來召之還至佛所見女在定殊意我貶山間女何近佛佛勅文殊出定問之乃至兩山相擊托至梵天竟不出定佛言下方有棄諸陰蓋菩薩能出女定俄棄蓋至彈指三下女便出定今作罔明諸方久傳罔明本出思益經亦曰勝思惟梵天所問經與罔明菩薩

有問荅罔當從絲盖取交光相羅之意故號罔明因辨於此學者應知教意謂文殊最初因女子發菩提心所以不能出他定慧式法師云文殊師利乃因女人以發初心女子最初因棄諸陰盖發菩提心所以棄盖能出此定圓通善國師云有說云文殊是大菩薩常在定中了無出入所以不能出他定罔明是小菩薩於禪定中猶有出入所以能出他定天童拈處即不然道

若定若動當人變奚行船盡在把梢人上杆不
由攛弄者所以鴻毛輕而不輕太山重而非重
天童鼻孔且放過萬松鼻孔為什麼却在諸人
手裏復云牢收取
擧雪峰與三聖行次見一隊猢猻早晨不利峰云[illegible]
秪這猢猻各各背一面古鏡秪恐分不破聖云[illegible]
劫無名何以彰為古鏡正好留題峰云瑕生也一[illegible]
致得聖云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illegible]

瓜蘁不著鹽峰云老僧住持事繁慣得其便天童拈[illegible]

當時若見雪峰道瑕生也則令不少但近前云[illegible]

喏與你唱諾且道何故如此下不測上爭之不足[illegible]

讓之有餘告和者賭賞

師云青州佛覺兩派既行佛日提一枝臨濟禪託迹聖安分寮入室一日自撾鼓上堂抑揚雲門臨濟宗風平分半衆不辭而去佛覺恬不介意雪峰住一千五百人三聖託迹禪林屢用衲

僧巴鼻加諸雪峰峰但以海涵天覆上賓待之萬古典刑增人畏仰一日聖與峰山行見一隊猢猻大宗師或出或處或默或語皆為佛事道這猢猻各各背一面古鏡背當作佩與者應知萬松常愛佛鑑磊落開廓出言倜儻道十字街頭小乞兒腰間帶箇風流袋八十婆婆齊下拜三聖用服手槽了道歷劫無名何以彰為古鏡雪峰骨饒伊今日放不過道瑕生也萬松道可

知禮也雪峰當時道各各背一面古鏡三聖神鋒頴利何不道瑕生也所謂當斷不斷返招其亂但搜他空(去声)處道歷劫無名何以彰為古鏡正是捉住老鼠打破油甕却被雪峰道瑕生也三聖每用向上關棙子點勘雪峰峰大方之家直饒浪擊千尋爭奈龍王不顧秖道箇老僧住持事繁爛泥裏有刺天童見輸機者勝欺敵者亡意令三聖奪雪峰機倒行此令故云當時若

見雪峰道瑕生也但近前云喏喏勝默和尚嗔作叉手罵丈母亦號啼哭樣拳天童恐人作勝負得失會道爭之不足讓之有餘後来叅鉄騎禪者切忌干戈相待

舉長慶示衆云淨潔打疊了（却抛一堆糞）近前就我索（便重不便輕）驀脊與你一棒（也知和尚不惀慈悲）有這一棒到你（却要則迴奉和尚）你須具大慚愧（和尚面皮厚多少）若無這一棒到你（較得恐痛）你向甚麼處會（打云）

你會我不會天童拈云死口喫常住飯裏急後上東司展脚卧長連床縮脚也由你求箇知慚愧者難得萬松從来不識慚愧還知長慶棒落地處麽打云在這裏雷開蟄户電燒尾縱然栽種得引出崢嶸頭角来不是棟梁材

師云本分宗師以本分接人看他長慶示衆道淨潔打疊了近前就我索這僧不本分煩惱皆因強出頭長慶不本分是非秪為頻開口更道

驀脊與你一棒這僧若喫著不甘這棒合長慶自喫他更道有這一棒到你你須具大慚愧秖解照人微細處不知脚下黑濛濛又道若無這一棒到你各自著現定更道你向什麽處會要會作麽雖然如是不得草草不見天童道死口喫常住飯展脚卧長連床求箇知慚愧者難得

黃龍南上堂云今日五月一仲夏改旦諸知事首座大衆道體安樂一夜長連床上展脚縮脚

不由別人天明起来胡餅酸𩞄橫咬竪咬飽即便休當恁麼時不是古不是今不思善不思惡鬼神不能尋其迹萬法不能為其侶地不能載天不能盖然則如此須是眼裏有睛皮下有血眼若無睛何異瞎漢皮下無血何異死人三十年後不得錯怪黃龍下座看他長慶天童與老黃龍鼎足之勢舉本分事為人就中長慶傷鋒犯手所以天童道還知長慶棒落處麼天童尚

恐凍蟻氷魚不識擡頭擧足時節道雷開蟄户
電燒尾引出崢嶸頭角来師打嚏噴云吉利佛
擧盤山垂語云若言即心即佛著甚死急今時未
入玄微爭柰大梅把得定若言非心非佛惑亂人家男女有甚
了期亦是指蹤極則將為是咬狼狗天童拈云有錢不
解使獨富多憂解使却無錢清貧常樂且道作麼生得
十成去將上不足匹下有餘娶他年少婦秋樹生葉春須是
白頭兒冬瓜夏放花

師云幽州盤山寶積禪師初叅馬祖差充街坊
因肉案頭喪車後悟道馬祖印之無盡燈賛曰
肉案聞香孝口得味道足學足滔滔無滞一日
上堂曰心若無事萬象不生意絶玄機纎塵何
立道本無體因道而立名道本無名因名而得
號若言即心即佛今時未入玄微若言非心非
佛猶是指蹤極則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
形如猿捉月天童畧之曰若言即心即佛今時

未入玄微萬松道有心有佛豈非今時事慚愧南泉主位解云古殿苔生不意盤山也論今時刼外明州大梅山法常禪師山居二十年馬祖令僧問曰和尚見馬大師得何道理便住此山梅曰大師向我道即心即佛我便向此住僧曰大師近日佛法又別梅曰作麽別僧曰近日又道非心非佛梅曰這老漢惑亂人未有了日任他非心非佛我秪管即心是佛其僧回舉似馬

祖祖告大衆曰梅子熟也天童雙舉二段恐人中偏枯之疾道有錢不解使解使却無錢今時路頭不得全体故云有錢不解使非心非佛有缺神用故云解使却無錢欲得十成去除是三冬向火六月賣氷所以道娶他年少婦須是白頭兒調和琴瑟一句作麽生長翁短婆婆遞互厮折磨

舉金峰示衆云事存函蓋合毫釐有差天地懸隔理應

箭鋒拄（未發箭前中的了也）若人道得金峰分半院與他住（和尚以桎梏誘人）時有僧出禮拜（不妨有心）峰云休休（放處較危收来太速）相見易得好共住難為人（老老大大懊償負債）天童拈云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恁麼則好與三十棒）這僧擬乎強取（沒世界那）金峰又却不甘（悔不慎當初）還知蚌鷸相持盡落漁人之手（和尚愛便宜）若也辯得函蓋箭鋒（却来請乞棒）金峰一院兩手分付（別處人事）

師云撫州金峰從志禪師峰在曹山山問汝作甚麽来峰曰盖屋来山曰了也未峰曰這邉了也山曰那邉事作麽生峰曰候下功日即白和尚山云如是如是這般説話不失洞上血脉令日公案深有巖頭雪峰作略泰同契云事存函盖合理應箭鋒拄執事元是迷契理亦非悟事上存函盖相合理上應箭鋒相拄函盖相合線道那分箭鋒相拄毫頭不爽金峰將此嚙鏃之

機以為鈎餌若有人道得金峰分半院與他住這僧出来禮拜了好道何須彌勒下生方號一生補處教伊收放與奪進退無門臨濟示衆云我於先師處三度喫六十棒如蒿枝拂相似今日更思一頓誰為下手一僧出云某甲下手濟便拈棒度與僧擬接濟便打雪竇拈云臨濟放處較危收来太速金峰纔見禮拜便道休休金峯當時滿口許分半院與豈非相見易得好及

至見僧出来禮拜便道休休豈非共住難為人將謂折倒這僧殊不知金峰自點檢了也佛果拈云大小大金峯龍頭蛇尾若是蔣山則不然若有人道得山僧分半院與他住忽有箇出来禮拜秪向他道上天同歸霄漢入地共返黃泉萬松道也是懶兒牽伴金峰有頭無尾佛果浪走忘歸未若天童始終一貫道重賞之下必有勇夫這僧見義便為出来禮拜豈非勇夫大慧

果云入山不避虎兕者獵夫之勇也入水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白刄臨前視死若生者將軍之勇也作麽生是衲僧之勇良久云大膽駕頭衝突過小膽哀鳴告所由喝一喝萬松道這一喝大慧之勇也這僧擬乎強取金峰又却不甘前不迭村後不迭店二人蚌鷸相持盡落天童之手有能善用函蓋箭鋒萬松罰伊饡飯一堂即時出院

舉僧問曹山佛未出世時如何誰申此問山云曹山不如比不得類不齊僧云出世後如何雲門有棒山云不如曹山一塲醜拙天童拈云佛與曹山天童不如主賓互換不如天童出世不出世直須擘破各具一隻眼方得圓全未有長行而不住幸有隂地一長住而不行何勞不為之還會麼以己方人幽洞豈拘關鑰意一脚門裏一脚門外縱橫不涉兩頭機出不隨應入不居空

師云南泉道向空刼以前承當佛未出世會取

萬松道向住刼以後承當佛已出世會取也不如華嚴經十方諸佛勸不動地菩薩道此諸法法性若佛出世若不出世常住不異教中喚作法爾不窮因無始不窮初曹山不如則自携瓶去沽村酒不如曹山則却著衫来作主人天童拈處不礙裂開萬松著語何妨揑聚道佛與曹山主賔和合出世不出世雙眼圓明終日在途中不離家舍終日在家舍不離途中還會麼雲

生洞口還歸洞窓窓金刀剪不開

舉雲門示衆云直得觸目無滯（已是眼花）達得名身句身（道什麼）一切法空（這箇聾）山河大地是名身（題目甚分明）亦不可得（猶成剩法）喚作三昧性海俱備（少他一點不得）猶是無風帀帀之波（繁興不出那伽定）直得亡知於覺（亡他猶易）覺即佛性矣（亡已最唯）喚作無事人（事生也）更須知有向上一竅在（脚力盡時山更好）

天童拈云賓主不諧（家不和）二俱有過（鄰里欺）名

與二十棒不干天童萬松事秖如向上一竅又作麼生更參三十年犀因玩月紋生角水向竹邊流出綠象被雷驚花入牙風從花裏過来香

師云大小雲門學人做處初見睦州機似睦州中嗣雪峰行雪峰令後見乾峰得乾峰用乾峰示衆云法身有三種病二種光須是一一透得更有照用同時向上一竅在雲門上堂渾似乾峯道觸目無滯此豈非是二種光事楞伽經道

名身與句身及形身差別凡夫愚計著如象溺
深泥雲門道達得名身句身一切法空山河大
地是名身亦不可得無盡燈作山河大地是名
身名亦不可得以名易身理亦無失此恐凡夫
計著故云不可得人多愛實際理地不受一塵
殊不知佛事門中不捨一法故云喚作三昧性
海俱備華嚴宗道法爾本具宗門喚作本来具
足袁州陽岐山甄叔禪師道性海無風心波自

湧所以道猶是無風帀帀之波永嘉道亦不知知寂亦不自知知不可為無知自性了然故不同於木石故道直得亡知於覺覺即佛性矣有處無矣字喚作無事人石頭謂藥山曰恁麼則閑坐也山曰閑坐即為也所以道莫將無事為無事往往事從無事生乾峰道更有照用同時向上一竅在雲門道更須知有向上一竅在向上一竅權實門中故有多種天童以乾峯三病

二光合雲門内心外境故云賔主不諳二俱有過且道天童向上一竅與乾峰雲門是同是別

秖箇名言難比擬大都手段解翻騰

舉乾峰示衆云舉一不得舉二（你作麼舉）放過一著落在第二（第八也得）雲門出衆曰昨日有人從天台来却徃径山去（向下文長付在来日）峰曰来日不得普請（收）天童拈云坐斷十方千差路絶（你便走）放開一線萬派朝宗（一任去）二尊宿開拓家

風禍出私門方見衲僧去就為衆竭力還端的麼事不最細

太平天子寰中旨邊方雖有令汗血將軍塞外心不是太平年

師云乾峰解作活計雲門却破家散宅一破一立有因有草所以道道窮即變變即通通即久乾峰道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纔舉便會落在第二頭擬議不来落七落八雲門言外知歸道昨日有人從天台来却徃徑山去

乾峰告徃知来爾既先鋒我當合後道来日不得普請下座佛印拈云此語衆中商量者甚多會者極少乾峰夢裏合眼跳黄河覺来身在床上雲門醉後扶人倒上樹醒来秖在堂中二人打作一團至今分踈不下若人知得落處許你解空第一萬松道權向第三座安排大溈喆云乾峰善唱雲門善拍拍唱相隨風清古格還有知音麽一堂風冷淡千古意分明萬松道更請

不得黃龍晦堂問僧你道從天台来者是甚麽
人僧云不會堂云是你祖翁為甚不識僧云望
和尚指示堂有一頌云乾峰舉一不舉二雲門
擡手添意氣花開花落任風吹自有馨香遍天
地萬松道聞者腦裂雪竇道諸禪德雲門老秪
解一手擡不解一手搦還有共相著力底麽試
露牙爪看萬松道便好掀倒禪床乾峰道不得
舉二天童便坐斷千差向乾峰放過一著處便

道朝宗萬派二尊宿一收一放開拓家風天童
内君外臣建立雙照時節忽若遮照不立又作
麽生白雲投壑盡青嶂倚空高
舉巖頭辭德山聞早究家解脫山云子甚麽處去兒行
千里毋行千里頭云暫辭和尚下山去不道幾時來山云
子他後作麽生婆心太切頭云不忘和尚恩大難酬山
云子憑何有此語苦口親言頭云豈不聞智與
師齊減師半德智過於師方堪傳授當官不讓父

山云如是如是善自護持恨心不捨天童拈云德山尋常棒下不立佛祖人不知已過既手到這時節得恁麼老婆舐因淚出痛腸不覺舌在口外雖然是養子之緣買栽池館恐無地爭免得後人檢責得到子孫能幾人待伊道智過於師方堪傳授拽拄杖驀脊便打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師云鄂州巖頭全豁禪師始叅德山持坐具上堂瞻視之山見而問曰何為頭咄之山曰老僧

過在什麼處頭曰兩重公案便下叅堂德山潛
念這僧稍似箇行脚人以至後辭德山山云子
什麼處去頭云暫辭和尚下山去山云子他後
作麼生頭云不忘和尚此皆師資分上不異諸
方山再問子憑何有此語頭曰豈不聞智與師
齊減師半德智過於師方堪傳授諸方多道見
與師齊見過於師師於理無失王山法祖云獅子
有三種第一超宗異目第二齊肩共躅第三影

響不真若超宗異目者見過於師堪為種草若齊肩共躅者減師半德落在今時若影響不真者抓犴猥勢羊質虎皮天童拈德山尋常棒下不立佛祖洎乎到這時節得恁麼老婆却道如是如是善自護持天童道雖然養子之緣爭免得後人檢責臨濟辭黃蘗蘗問汝欲何往濟曰非河南則河北蘗便打濟約住復與一掌蘗大笑喚侍者將百丈先師禪板几案来者將至濟

連聲叫云侍者将火来蘗曰汝但将取去以後坐斷天下人舌頭去在天童秖解點檢傳法人而不知受法人郎當更甚當時我是臨濟見道但将取去以後坐斷天下人舌頭去在但向道若要坐斷天下人舌頭正合将火来燒却今日公案恰與一般我當時若見德山道如是如是善自護持震聲一喝拂袖便行見孫也未見斷絕

舉南泉垂語云王老師牧一頭水牯牛與這畜生作伴擬向溪東去不免官家苗稼動落今時擬向溪西去不免官家苗稼靜沉死水爭如隨分納些些曲為今時潛通那畔總不見得易分雪裏粉難辨墨中煤天童拈云南泉牧牛可謂奇特一生草裏走直得一切處闌防不得渠儂得自由為甚麼如此為他左方右圓是他隨分納些些憂則共感樂則同歡

師云這箇公案諸方大行洞山道露地白牛牧

人懶放南泉却自小牧水牯牛且道他意作麼
生潙山懶安初叅百丈問學人欲求識佛何者
即是丈曰大似騎牛覓牛安曰識後如何丈曰
如人騎牛到家安曰未審始終如何保任丈曰
如牧牛人執杖視之不令犯他苗稼安自此息
意安後上堂云安在潙山三十年來喫潙山飯
屙潙山屎不學潙山禪秖看一頭水牯牛若落
路入草則便牽出若犯人苗稼即便鞭撻調伏

既久可憐生受人言語如今變作箇露地白牛常在面前終日露逈逈地趂亦不去也撫州石鞏恵藏禅師一日厨中作務次馬祖見而問曰作甚麼鞏曰牧牛祖曰作麼生牧鞏曰一回入草去把鼻拽将来祖曰子真觧牧牛萬松嘗問糠禅背插荆梃何也糠曰遺教経云譬如牧牛之人執杖視之勿令縱逸犯人苗稼萬松笑曰癡人面前不得説夢明言譬喻邪執為實清居

皓昇禪師頌牧牛圖一十二章太白山普明禪師頌牧牛圖十章佛國惟白禪師頌牧牛圖八章昇明二師等皆變黑為白唯佛印四章全白復黑頌曰已白仍迴黑還君自在牛亂山閑放去千古更無憂赫赫當中日騰騰不繫舟超然凡聖外誰敢向前收此正是南泉隨分納些些處諸師以人牛不見處正是月明時為總不見得唯佛印與南泉以混俗和光隨流得妙為總

不見得雲門云且道牛內納牛外納直饒你說得納處分明我更問你覓牛在萬松道觝著和尚大潙喆云雲門止解索牛不解穿他鼻孔拈起拄杖云三世諸佛天下老和尚鼻孔盡被山僧拄杖一時穿却且道山僧鼻孔在甚麼處良久云誣人之罪以全罪科之萬松道首到強如捉獲雖然南泉水牯牛無鼻孔你作麼生穿是以天童道南泉牧牛可謂奇特直得一切處闢

防不得勝默和尚道在一切同一切一切處妝
不得又得南泉水牯牛雙角無欄圈且道隨分
納些些了後如何蒭蕘蒡稗愁耘處蹄角皮毛
迹讚時
舉黃蘗問百丈鸕鷀語鶴從上相承底事如何指
示於人殃考研槌打獨立丈踞坐覿面相呈蘗云後代兒
孫將何傳授猶嫌少在丈云將為你是箇人便歸
方丈莫作好話听天童拈云言滿天下無口過不傷

鋒行滿天下無然惡不忤衆還他百丈真野狐精黃

蘗不是不知有放憨裴[illegible]且要此話大行家醜外揚還

會百丈歸方丈麽老鼠入牛角林間風葉落合伴不著

化外水天秋不如獨行

師云筠州黃蘗山鷲峰希運禪師嘗於雒下分

衛吟添鉢聲一嫗出棘扉曰太無厭足生蘗曰

汝猶未施返責無厭何也嫗笑而掩扉蘗異之

與語多所發蘗將辭嫗曰可往南昌見馬大師

必有所益蘖直造江西而大師已化詣石門禮
塔時大智廬於塔傍蘖即禮塔見丈乃問頴闡
平昔得力言句丈舉一喝三日耳聾話至一喝
處蘖不覺吐舌退後丈知已徹問子以後莫承
嗣馬大師不蘖曰不然今日因師舉得見馬祖
大機大用且不識馬祖若嗣馬祖以後喪我兒
孫丈曰見與師齊減師半德見過於師方堪傳
授子甚有超師之見又道後代兒孫將何傳授

萬松道千年無影樹今時沒底靴黃蘗屢發此語可謂老覺情多念子孫可惜百丈有頭無尾栽若見道後代兒孫將何傳授却秖以踞坐示之不然拽拄杖打出兒孫也未到斷絕雖然他幾曾放過末道將為你是箇人百丈踞坐處諸方認為默然良久天衣懷云維摩不默不良久踞坐商量成過咎吹毛匣裏冷光生外道天魔皆斬首蘗問從上相承底事如何指示於人百

丈不曾道著一字又不曾拈鎚豎拂天童却道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可謂不萌枝上解辨春秋黄蘗知而故問百丈轉見分明還見百丈天童轉側處麼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

舉仰山問僧近離甚麼處拾到比閒僧云廬山公驗仰山云曾到五老峯麼深入虎穴僧云不曾到分明仰云闍黎不曾遊山當面諱却雲門云祇為前言何在

慈悲之故雖是善因有落草之談而招惡報天童拈云

雲門雖然識得仰山底裏且道是甚麼爭柰秖知

其一貪覿面前不知其二忘却背後且道仰山意作麼

生後車攺轍無限風流慵賣弄漏逗不少免人指點好

郎君東床坦腹者豈不是天童

師云仰山小釋迦勘僧雲門僧中王刷欠這僧

實從廬山來五老峯前蹉過仰山肚裏戲破脚

尚道不曾遊山雲門笑他草裏行不覺自身泥

裹走雲門拈道這僧親從廬山来因甚麼却道
闍黎不曾遊山萬松道幾乎忘却溈山一日問
仰山云諸方若有僧来汝将什麼驗他仰山云
某甲有驗處溈山云子試舉看仰云秪問他道
諸人還有這箇麼待伊有語秪向伊道這箇且
置那箇如何溈云此是向上人牙爪仰山再問
五老峰直是惡手脚這僧若是箇漢秪道某甲
未曾祭堂免教仰山點檢却道我不曾到我是

仰山秖喚侍者點茶来這僧遊山困不然喝出教伊向後別作生涯却道闍黎不曾遊山因慈悲故出落草談喚作失錢遭罪天童引兵救援出露布云無限風流慵賣弄免人指點好郎君便見雲門秖見仰山放行不見仰山把定且道如何是出草之談喫茶去

舉三聖云我逢人即出謝子出即不為人無可遠来

秖待興化云我逢人即不出閑門屋裏坐出即便為

人（禍從天降來）天童拈云墮也墮也（并贓捉獲）今日不是減古人聲光（門裏出身易）且要長後人節槩（身裏出門難）若是本色漢（家破人亡無可出入）提祖佛印（攝鬼禁師）轉鐵牛機（来麸磨户）把拄杖一時穿却（不如折折拄杖）方見衲僧手段（吾不如汝）

師云三聖興化逢人出不出為人不為人大似財高語壯倚勢欺人天童以本色衲僧提祖佛印轉鐵牛機即日貴人舊家富漢不從人得本

自圓成師拈柱杖云還見三聖與佗麼後巖却云直饒具衲僧手段也且向這邊立

舉聲明三藏見閣王（良田千頃不如薄藝隨身）王請玄沙驗之（好勝者必遇其敵）沙背後以銅火筯敲鐵火爐問云是什麼聲（不可喚作銅鐵聲）藏云銅鐵聲（正中其計）沙云大王莫受外國人謾（却是你謾哉）天童拈云理契則神（冬瓜跳門限）貧子獲衣中之寶（不從人得）情封則物（靈龜拽死蛇）力士失額上之珠（當面蹉過）三藏

秖解瞻前不能顧後玄沙不能顧後秖解瞻前還知麽

頤觀佳作誣人之罪以罪加之還著於本人

師云大耳三藏第三度不見忠國師聻明三藏

見玄沙一籌不獲玄沙以銅筋敲鉄爐問是甚

麽聻三藏云銅鉄聻雪竇別云莫謾外國人好

萬松道眼自爭先得沙云大王莫受外國人謾

萬松道籌因打劫蠃雪竇別云大王宜加信敬

萬松道讚之雙美法燈代三藏云却是和尚謾

大王萬松道多虛不如少實保福問僧殿裏甚麽佛僧云和尚定當看福云釋迦佛僧云和尚莫謾人好福云却是你謾我二問僧作甚麽業喫得與麽大僧云和尚也不小福便作蹲勢僧云和尚莫謾人好福云却是你謾我三問僧汝名什麽僧云咸澤福云忽遇枯涸者如何僧云誰是枯涸者福云我是僧云和尚莫謾人好福云却是你謾我四問浴主湯鍋濶多少主云請

師量福便作量勢主云和尚莫謾人好福云却是你謾我玄沙敲爐是甚聲藏云銅鉄聲雪竇別云和尚莫謾外國人好玄沙却道大王莫受外國人謾法燈代三藏云却是和尚謾大王如保福四謾人皆云和尚莫謾人好福云却是你謾我若喚作銅鉄聲情封則物聲不是聲理契則神所以三藏玄沙瞻前不能顧後為甚保福見僧道和尚莫謾人好保福道却是你謾我誣

人之罪以罪加之

舉僧問長沙作麼生轉得山河大地歸自巳

去（話作兩橛）沙云作麼生轉自巳歸山河大地去

（打成一片）天童拈云雖然主賓互換（未免天童點檢）要且

泥水不分（多謝和尚證明）忽然摸轉鼻孔（事無一向）恁麼

不恁麼總不得（不妨省力）又合作麼生（山河不離大地自巳）

（不是別人）如今王令稍嚴（不犯之令）不許人攙行奪市

（必合依行）

師云湖南長沙招賢大師上堂云我常向汝諸
人道三世諸佛共盡法界衆生是摩訶般若光
光未發時汝等諸人向甚麼處委光未發時尚
無佛無衆生消息何處得山河國土來萬松曾
道混沌未分時還有天地人不父母未生時還
有已身不心念未起時還有迷悟凡聖不這僧
尚問如何轉得山河大地歸自已去一大藏教
秖說箇三界唯心萬法唯識肇法師云會萬物

為自已者其唯聖人乎　楞嚴經道若能轉物即同如来白雲端頌云若能轉物即如来春暖山花處處開自有一雙窮相手不曾容易舞三臺所以天童道不許人攙行奪市此轉物話叅解教乘者亦皆知有而飽叅衲子却不得受用所以長沙却與倒過道如何轉得自已歸山河大地去天童已曾道撒手懸崖下分身萬象中石頭和尚道聖人無已靡所不已佛日尭於此大

悟道頭上拈却一座太行山相似諸人還曾恁
麼一迴麼萬松昔年叅勝默教看此話半載全
無入由勝默曰我秖顧汝遲會後來一日打破
漆桶歡喜數日寢而不寐勝默更將玄沙點靈
雲未徹處教看秖這歡喜地猶成法愛所以道
忘他尚易忘已最難岑大虫南泉之子趙州之
兄大手作家名不虛得這僧問如何轉得山河
大地歸自已去沙云如何轉自已歸山河大地

去僧曰不會沙曰湖南城下好養民米賤柴多足四隣其僧無語師有偈曰誰問山河轉山河轉向誰圓通無兩畔法性本無歸天童秖将長沙拈轉這僧話頭處直捷示人道雖然主賓互換要且泥水不分天童用四賓主批判這話将四料揀顛拈倒用轉見分明天童末後人境俱奪要與長沙光未發時相見道如今王令稍嚴不許人攙行奪市一状解與萬松萬松先斬後

奏

舉灌溪垂語云我在臨濟處得一杓不丈夫漢索人我在末山處得一杓正是老婆禪又云十方無壁落推倒界牆賊斷見四面亦無門無你出身處露躶躶不曾蓋覆赤灑灑不掛寸絲沒可把放下著天童拈云灌溪恁麼說話且道是臨濟處得底賍誣自已末山處得底帶累別人雖然一箭雙鵰恩歸有地柰有時走殺一馬轂兩鞍有時坐殺至今起不得且作麼生得恰

好去（侍計較成舉似和尚）捏聚放開都在我（不干萬松事）拈来拋去更由誰（除是天童）

師云鄂州灌溪志閑禪師初叅臨濟濟搊住良久溪曰領也濟托開曰且放你一頓溪住後乃示衆曰我見臨濟無言語直至如今飽不飢後到末山先自約曰相當則住不然則推倒禪床既入堂内山聞新到至令侍者問上座游山来為佛法来溪曰為佛法来山乃陞座溪上叅不禮

拜山問今日離何處溪曰路口山曰何不盖却
溪無語末山代云爭得到這裏始禮拜起問如
何是末山山曰不露頂溪曰如何是山中主山
云非男女等相溪曰何不變去山云不是神不
是鬼變箇甚麼溪於是伏膺作園頭三年後垂
語云我在臨濟處得一杓我在末山處得一杓
人多道一客不煩二主一女不嫁二夫灌溪不
負初心為法不分男女三年治園真大丈夫老

龐嫡嗣馬祖兼禀石頭藥山天皇亦出二師門下傳燈以藥山天皇首嗣石頭覺範憑碑後列名勒歸馬祖獨不見龐老灌溪之事乎近代玄悟王慶壽朗諸師議論亦可息矣看他灌溪臨終問侍者曰坐化者誰者曰僧伽叉立化者誰者曰僧會溪乃行六三步地垂兩手而逝今士大夫尚有不信者獨不見鄭夷甫者乎甫吳人也少年登科嘗遇術者能推人死期令推已命

不過三十五歲憂傷殆不可堪久之聞金山弗印大師談笑間脫去公嘆曰既不得壽得如金山復何憾哉乃與佛者游因授楞嚴經歲餘忽有所悟曰生死之理我知之矣遂釋然放懷預知死日至期沐浴更衣親督人洒掃園亭及焚香擇時手指畫之間屹然立化其手猶作指畫之狀本無玄和尚丁亥歲興平府設資戒會坐亡者三人路行而亡者二人達本行省監壇會

首躬見其事俯伏僧前乞跨身而過此皆宗門之細故萬松門人吾捨元師從寬臨終問其次兄曰佛祖父母我今一箭射殺二哥以爲如何隨整襟坐脫湛然居士從源聞之曰且掩俗人眼耳此與士人聞而不信者相較何啻九牛毛耶文與可曰我以爲韈材人以爲口食萬松聊以爲喻天童曰十方無壁落從本來元沒遮攔四面亦無門秖這裏便是入處又道淨躶躶赤

洒洒直饒寸絲不掛猶有赤骨立在是以道萬里無雲青天也須喫棒灌溪先得两杓後沒可把外頭趕兎屋裏失獐所以天童道有時走殺有時坐殺巖頭道直須向自己胷襟流出將来與我盖天盖地天童一箭雙鵰道從臨濟得末山得萬松道與天童從丹霞處得底若不相爭天衣懷云威音王佛以前即且置威音以後無師自悟盡屬天然外道天童却道捏聚放開都

在我拈来抛去更由誰且道如何得恰好去靈苗生有地大悟不存師

舉僧問睦州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天上揀月）州云青山自青山白雲自白雲（悶時好看）天童拈云若向這裏識得睦州（無固必漢有甚難見）釋迦出世（解與雲門）達磨西来（遭逢光統）總是不守分底漢（擔着一頭笑他五斗）還識得麼（天童本分）臂長衫袖短（揠苗助長）脚瘦草鞋寛（鑿竅酧恩）

師云睦州尋常辯若懸河父子道僧問著祖意教意分疎不下僧又問如何是青山州云還我一滴雨来僧云學人不會請師道州云法華峰前陣涅槃句後收天童略之恐涉教意不見西川座主欲改業遊方至襄州華嚴處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嚴曰如車二輪如鳥兩翼主曰將謂禪門別有奇特元来不出教乘遂迴後聞夾山盛化遣小師馳問前語夾山曰雕沙無鏤玉

之談結草乘道人之意小師因舉似主主乃讃
嘆遥禮曰將謂禪門與教意不殊元來有奇特
事萬松道也是承虛接嚮僧問巴陵祖意教意
是同是別陵曰鷄寒上樹鴨寒下水僧問睦州
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州云青山自青山白雲自
白雲雲竇拈云問既一般荅亦相似爭柰水乳
不分其中有自利利他謾人自謾若點檢分明
管取解空第一萬松道解用則利他自利不會

則謾人自謾直饒水乳分明點檢将来落七落八趙州道大宗師須以本分事接人且道如何是本分事舜老夫嘗道本自無事從我何求此謂之本分事釋迦不須出世達磨何用西来翠巖真點胷背駡舜老夫説無事禪石霜永和尚令人傳語真云舜老夫在洞山悟古鏡因縁如此豈是説無事禪你駡他自失却一隻眼舜聞之作頌云雲居不會禪洗脚上牀眠冬瓜直儱

侗谿子曲彎彎永和尚亦作頌曰石霜不會禪
洗脚上床眠枕頭撲落地打破常住磚黄龍南
聞舉舜老夫話云老夫耄矣何不有事底令無
事無事底令有事是為淨佛國土成就衆生恁
麼則釋迦須當出世達磨必索西来所以天童
道摠是不守分底漢何也舜老夫山高海深鶴
長皃〻　庵禪師續皃截鶴夷嶽盈壑所以臂長
袖短〻　[illegible]佳頭[illegible]直道如何得恰好去萬松從来

不守分

舉南園一日自燒浴（沙彌童行不得氣力）僧問和尚何不使沙彌童行（點即不到）園撫掌三下（到即不點）僧舉似曹山（正是傳言送語人）山云一等是箇撫掌拍手（三臺須是大家攉）就中南園奇怪（鬧市相逢執手驚）俱胝一指頭禪（幸有金烏分晝夜）蓋為承當處不諦（莫將石火當天明）僧却問南園撫掌豈不是奴兒婢子邊事（蹉了你刁）山云是（養耶作證見）僧云向上更有事也無

我不敢道山云有許你大膽僧云如何是向上事這亡命漢

山咄云這奴兒婢子急惱都曾天童拈云識尊卑

知貴賤南園是作家肮髒手舊分玉石辯金鍮

曹山不出世兒孫得力室內不知這僧雖觧切磋琢磨

弄泥團漢也祇向奴兒婢子邊著到終是賤骨頭還知

麽謾天童不得放曠淋漓兩不傷憂則共慼樂則同歡猶是

夜明簾外客東宮雖至嫡不面舜堯頭

師云南嶽西園蘭若曇藏禪師本受業於大

寂後謁石頭瑩然明徹貞元二年遁衡嶽絕頂
人罕恭訪尋以脚疾移止西園禪侶漸次繁盛
園一日自開浴次僧問不使沙彌何以自勞園
撫掌三下洞山聞云一等是箇拍手就中西園
奇恠天童作曹山語云一等是箇撫掌拍手就
中南園奇恠俱胝一指頭禪盖為承當處不諦
主峰判此有自體用有隨緣應用自體用如鏡
之明隨緣應用如明所現影俱胝將隨緣應用

作自體用萬松室中問僧俱胝豎指意如何僧
乃竪指萬松隨後撥云秖這箇更別有徃徃措
手不辦以圭峰判之少自體用雲巖掃地次道
吾云太區區生巖云須知有不區區者吾云恁
麼則有第二月雲巖舉起掃箒云這箇是第幾
月玄沙云正是第二月此斛隨緣應用長慶云
被他倒迴掃箒驀口摑又作麼生此明自體用
非深明洞上臨濟二宗者不可辯也無盡燈僧

問曹山西園撫掌豈不是明沙彌邊事曹山云
是僧云如何是向上事曹山云這沙彌天童此
話三處與無盡燈不同一西園為南園洞山聞
云一等是箇拍手就中西園奇怪天童作曹山
語仍多俱胝一指頭禪蓋為承當處不諦一轉
語此二不同也三改沙彌作奴兒婢子仍多兩
轉語因辯於此學者應知據初問和尚何不使
沙彌童行無盡燈始終有理僧却問南園撫掌

豈不是奴兒婢子邊事僧再三問如何是向上
事到這裏縱不犯顏觸諱多分是霧鎖簾垂曹
山禀客旨傳宣道啣這奴兒婢子所以天童道
曹山不出世南園是作家南園有時燒浴帶水
拖泥有時撫掌神歌社舞曹山終日門頭戶底
不忘禁殿重闈所以道放曠淋漓兩不傷猶是
夜明簾外客還知麼官憑私契約奴見婢慇懃

舉雲門示衆云十五日以前即不問（呑却三箇四箇）

十五日以後道將一句來吐却七箇八箇自云日日是好日將爲別有天童拈云屬虎人本命杜撰巡官屬猴人相衝一任鑽龜打瓦

師云雲門示衆無可做沒去著道十五日以前即不問圓通善國師巧言令色道是截斷衆流句十五日以後道將一句來道是隨波逐浪句日日是好日道是函蓋乾坤句萬松道真雲門子孫萬松於此著語道蝦跳不出斗僧云已被

佛果占了也萬松道尀耐古人没面情預先偷
截一轉語佛果於此更道此語通貫古今從前
至後一時坐斷萬松道放處較危收来太速諸
方見雲門道日日是好日便道動作脩營無罣
碍何勞入市問孫賔爭柰天童道屬虎人本命
屬猴人相衝所以天柱慧道祖師西来大似箇
賣卜漢纔與錐破卦文一切吉㓙悔吝皆在汝
分上還見天童爻變處麽福無過譽禍不隱情

擧壽聖云月半前用鈎新松恨不長千尺月半後用錐惡竹須應斬萬竿僧便問正當月半時如何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聖云泥牛蹈破澄潭月也不消得天童拈云兩頭得用壽聖作家去則鈎你來則錐你直下忘功是誰體得放下鈎錐懸崖撒手放行也互換尊賓天眼龍睛把定也不留朕跡神出鬼沒清光更多應還有體得底麽未有功夫玉女夜拋梭暗通一線織錦於西舍文彩已彰師云壽聖話頭未詳所出石門聡云十五日以

前諸佛生十五日以後諸佛滅十五日以前諸佛生你不得離我這裏若離我這裏我有鉤鉤你十五日以後諸佛滅你不得住我這裏若住我這裏我有錐錐你且道正當十五日用鉤即是用錐即是遂有頌云正當十五日鉤錐一時息更擬問如何回頭日又出大慧杲曰恢張三玄三要扶竪臨濟正宗須是恁麼人始得雖然如是雲門即不然十五日以前諸佛本不曾生

十五日以後諸佛本不曾滅十五日以前你若
離我這裏我也不用鉤鉤你一任橫擔拄杖緊
峭草鞋十五日以後你若住我這裏我也不用
錐錐你一任拗折拄杖高掛鉢囊且道正當十
五日合作麼生乃云十五日前後鉤錐徒爾為
今朝十五日正好用鉤錐且作麼生用路逢死
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萬松道夫驢神通
不勞心力天台智者擧涅槃經如白月以前種

智將圓黑月以後惑障欲盡是故如來仲春月
半中夜涅槃經中三兩段義頗似衲僧説話蓋
類此也梵語盧舍那此云滿淨謂種智圓滿惑
障清淨種智圓滿鈎在不疑之地惑障清淨今
年錐也無所以大童道兩頭得用壽聖作家推
惡離已直下忘功是誰體得天童不免放行也
互換尊賓有去有住有鈎有錐把定也不留朕
跡月落潭空無下手處大慧向諸師放行處把

定大家把定處放行終是撞頭磕額頼有末後句却與天童同条且道同条底事作麽生石女夜栽無縫錦死蛇多出放生籃

舉僧問曹山世間什麽物最貴（黄底金白底銀）山云死猫兒最貴（無人過價打與三百）僧云為什麽死猫兒最貴（埋在竹地中来年生好笋）山云無人著價（開口駈當）天童拈云曹山物貨不入行市（孰誇鋪席圖人買）子細看来一文不直（已著過價）曹山遇賤則貴（醃醋不在鈎葫蘆）

我這裏遇貴則賤客旅與販別有加饒且道還有相違處麼百歲老兒拗不得城市

師云這則公案以死猫兒為話頭人多疑著此最穢汚無用之物何為最貴萬松道世尊拈華俱胝竪指你且道是同是別其僧歡喜禮謝而去近日人傳寫湛然居士真手拈麈尾請萬松讚讚曰大悲千臂俱胝一指錯認湛然手中拂子瞎恁麽看来死猫兒展價水漲去也這僧不

識其寶不得其用道死猫兒為甚最貴曹山道秖為無人著價知我者少我則貴矣天童拈云曹山物貨不入行市圜通善國師聞無為老欲退北京靈感以尺牘書數轉語曰退席長老無處安挿如解典庫中解牛解函板解旛竿所謂老兒語但平声聽取也所以不入市者五石之瓠濩落難用是以天童道子細看來一文不直試問牙人著價利與化問莊宗略借陛下寶看宗

以兩手展幞頭脚化云君王之寶誰敢酬價是以道曹山遇賤則貴丹霞作死猫兒頭最貴天童無頭字亦可丹霞頌曰腥臊臭穢不堪親動著輕輕血污身所以天童道子細看來一文不直秪如丹霞這兩句是毀辱是讚歎不見道剥彈底是買底所以丹霞道何是杳無人著價為伊不是世間珎可謂家無滞貨不富

舉大慈示衆云山僧不會荅話失口錯道了秖是

識病明醫不自療時有僧出疙疽蛆生也慈便歸方丈
勘破了也雪竇云雪竇識病不荅話老老大大學人做處或
有僧出劈脊便打驀下霹靂散天童拈云大慈雪
竇二俱作家關人情敢道甚要且秖顧目前貪觀白浪不
防脚下忘却水深或有箇不識好惡許伊具眼不問東
西底漢轉見分明出来便掀倒禪牀撞著瞎醫十直饒
你全機大用教侍者拕下秖恐著手脚不辨打出三門
也遲未正當恁麼時天下人患時氣還有識病底眼麼

虎口裏下子

師云杭州大慈寰中禪師頂骨圓聳其聲如鐘嗣百丈大智一日示衆大慈不會荅話秖是識病趙州亦云今夜荅話去也還有解問者出来有僧便出州云拋塼引玉却得箇墼子不見資福道隔江見資福刹竿便回去脚跟下好與三十棒何況過江来這僧見大慈示衆便出茅廣不道是甚麼時節當時領衆首座問訊便行大

衆隨後而出教大慈老漢至今起不得首座既將頭不猛須累三軍這僧繞出却被大慈便歸方丈看首座大衆是何面目法眼道衆中喚作病在目前不識萬松道瞎玄覺徵云且道大慈識病不識病此僧出來且道是病不是病若言是病逐日行住坐卧不可揔是病若言不是病這僧出来圖箇什麼萬松道要作五瘟使者雪竇拈云大凡扶竪宗乘須辨箇得失雪竇識病

不荅話或有僧出劈脊便打萬松道當時這僧若解接住拄杖雪竇倒退三千雪竇又云諸方識病不荅話或有僧出必別有長處佛果云不可秖守途轍去雪竇又云敢有一箇動著大唐天子秖三人萬松道赦天童萬松那去焉知来者不如今也天童拈云大慈雪竇二俱作家未必心頭似口頭檯時檯上二十八天却道要且秖顧目前不防脚下萬松道欲道他人先治自

巳天童也須自照顧始得又道或有箇不識好惡不問東西底漢出来便掀倒禅床直饒你全機大用也秖恐著手脚不辨萬松道未垂示前他早秖準了也正當恁麼時還有識病底眼麼萬松道天童到此忘前失後豈唯不顧目前亦乃不防脚下而今若有識病底衲僧萬松門下死敢出氣

舉僧問雪峰聲聞人見性如夜見月八月十五夜大

有聲聞菩薩人見性如晝見日果然如是菩薩亦不少未

審和尚見性如何非災橫禍峰打三下更有長板後問

巖頭頑皮癩肉頭打三掌秖為無血性雪竇云應病與

藥且打三下打云險忘了子據令而行合打多少

雪竇朝三千聖僧暮八百天童拈云雪竇一期趂快伏手骨梁

往往後人作行令會又爭譊得殊不知雪峰巖頭

是箇無固必漢為什麼不打兩下不打四下

師云未見性人但識取未見底是甚麼已見性

人如慶喜見阿閦佛國一見更不再見據實而論悟有淺深法無彼此如夜見月底聲聞单明自巳不了目前愚法聲聞具一隻眼證五分法身未得功德法身法華判為眇目矬陋無威德者涅槃經道了了見佛性猶如妙德等是如晝見日於巖頭雪峰分上猶是眼華雪峰三棒巖頭三掌若識痛痒日月宮裏把手共行豈不快哉豈更有見日見月哉恁麼看来這僧發如此

問不唯埋沒自已大似輕視雪峰所以雪竇道盡令而行合喫多少天童見雪竇道應病與藥據令而行所以道往往後人作行令會天童秪知雪峰巖頭是無固必漢豈可雪竇是釘椿摇艣底人還會麼而今晚進欺先覺且染髭鬚學後生

舉雲巖院主遊石室回往來不易巖云汝去入到石室裏看為什麼便秪回恐和尚惟遲僧無語閙裏

抽身洞山代云彼中已有人占了也知之何晚巖云汝更去作什麽直須親到一回始得山云不可人情斷絕去也曲為今時私通車馬天童拈云低頭失却針院主拾得開眼拾得線洞山拋下線無頭而莫度須得院主針針無穴以難穿須假雲巖鑽到這裏鸞膠續絃須是洞山始得也要天童經過

師云南泉斬猫兩堂首座與衆無語後來趙州戴草鞋始與南泉相見這僧不副雲巖機須是

洞山始得雲巖與這僧舉話這僧若非洞山代
語幾乎世諦流布且雲巖問院主汝到石室爲
甚麽便廻院主無語洞山代語彼中已有人占
了也陸亘問南泉弟子從六合中来彼中還有
身不泉云分明記取舉似作家陸云和尚不可
思議到處世界成就泉云適来揔是大夫分上
事且道石室中先占了底是甚麽人且道占了
多少時巖云汝更去作什麽萬松道每日往来

句當正爲此人所以洞山道不可人情斷絶去也洞山等閑出一轉語理事周圓佛法世法打成一片洞上源流於今不絶者賴有天童針線耳雲巖寶院主低頭失却針洞山荅雲巖開眼拾得線雖然洞山若非院主雲巖無以發此機所以道線無頭而莫度針無究以難穿且道如何是發機處到這裏鸞膠續絃須是洞山始得寃有頭債有主且道降寃償債一句作麼生待

到石室裏向你道

舉南泉與趙州翫月次（未能免俗）州云幾時得似

這箇去（是尚不是要似作麼）泉云王老師二十年前也

曾恁麼来（見時做處老知蓋）天童拈云二十年前且

置（猶是這箇在）二十年後又作麼生（月落来与你相見）還

知王老師行履處麼（曽遭鬼觀見）屋裏無靈床（坐善

即不堪）渾家不著孝（縗橫無忌諱）

師云似鏡常明打破鏡来相見正是月　時

落来與你相見南泉十八上解作活計所以道
二十年前也曾恁麽来趙州十八上破家散宅
得似這箇堪作什麽所以馬祖與西堂百丈南
泉翫月三人著語畢祖云經入藏禪歸海唯有
普願獨超物外所以天童道二十年後王老師
行履處作麽生屋裏無靈牀渾家不著孝且道
王老師與牛頭見四祖後興況如何枯河岸上
狵龍女破炕頭邊盡竈君

舉僧問玄沙如何是無縫塔開也沙云這一縫大小天下人補不合天童拈云見成公案不勞再勘你若道擴款結案閑打官防我知你未識玄沙一字入公門九牛拽不出若有人問長蘆秪向道四稜塌地不妨穩密且道識玄沙不識玄沙是何面目具眼者辯看恁麼則不識玄沙

師云自忠國師百年後肅宗詔躭源創起無縫塔帝請塔樣國師當時昇影躭源後来說破二

菴主山居上菴主問下菴主曰數日不見當何所務下曰向菴中造箇無縫塔上曰我亦欲造一所暫借塔樣看下曰何不早道恰被人借去這僧問無縫塔沙道這一縫大小且道點這僧過荅這僧話保壽問胡釘鉸還釘得虛空麽胡云請和尚打破某甲釘壽便打胡曰莫錯打某甲壽曰向後有多口阿師為你點破在胡後問趙州州曰秖這一縫尚不柰何玄沙道這一縫

大小正與玄沙同叅東坡鎮維陽幕下皆奇豪一日石塔遣侍者投狀求解院事東坡問長老何往對欲歸西湖舊廬即令出別候指揮東坡於是將僚佐同至石塔令擊鼓大衆聚觀袖中出疏使晁無咎讀之其詞曰大士何曾出世誰作金毛之聲衆生各自開堂何関石塔之事去無作相住亦随緣惟戒公長老開不二門施無盡藏念西湖之久別亦是偶然為東坡而少留

無不可者一時稽首重聽白槌渡口船迴依舊雲山之色秋来雨過一新鐘鼓之聲謹䟽覺範曰余以為戒公甚類杜子美黄四娘耳東坡妙觀逸想託之以為此文遂與百世俱傳萬松道覺範失言也以石塔戒比黄四娘何啻天淵東坡昔赴文登戒徃迓之坡曰吾欲一見石塔以行速不及也戒起曰看這箇是塼浮圖耶坡曰有縫柰何戒曰若無縫爭解容得世間螻蟻坡首

肯之坡待戒公為方外士子美視黄四娘留連戲蝶者也因辨於此學者應知且玄沙道這一縫大小極寛石塔道容螻蟻多少至廣現成公案今古恒然據款結案一期判斷天童道四稜塌地何須更識玄沙若論背面相逢具眼者不如瞎漢

擧古徳垂語云終日拈擇火（且道為誰）不知身是道場（當局者迷）天童拈云兲精魂漢有什麼限

也不得草草玄沙云終日拈香擇火是誰教你不知真箇道場傍觀者哂天童拈云奇怪休蝎禍八十翁翁出場屋前輩風流不是小兒戲後人榜樣且道利害在什麼處料掉沒交涉有智無智較三十里隔絲不灸病

師云楚人失弓楚人得之未若人失弓而人得之古德道身是道場髑髏前見鬼無數玄沙道真箇道場何方徹底承當東坡題東林寺道憶昔懷清賞神遊杳靄間此迴不是夢真箇到廬

山南院曾道我已前如在燈影裏行相似光嚴
童子問維摩居士從何處来士曰吾從道場来
子云道場者何所是維摩廣說三十餘句乃至
舉足下足皆是道場湛然居士近於大萬壽寺
設水陸會請萬松小參舉昔有蹺驢人問衆僧
何往僧云道場去人云何處不是道場僧以拳
毆之云這漢沒道理向道場裏蹺驢不下其人
無語人人盡道這漢有頭無尾能做不能當殊

不知却是這僧前言不副後語汝既知舉足下
足皆是道塲何不悟騎驢跨馬無非佛事萬松
要斷這不平公案更與花判云喫拳沒興漢苐
廣杜禪和早是不尅已那堪錯怪他道塲唯有
一佛法本無多留與闍黎道護唵薩哩嚩萬松
道推過不是好手天台宗愛用法華一偈佛子
住此地則是佛受用常在於其中經行及坐卧
天童拈利害示人道有智無智較三十里可謂

楊脩見幼婦一覽便知妙

舉僧問龍牙如何是祖師西来意（與我過禪板来）牙云待石烏龜解語即向汝道（石烏龜語也秖是和尚不道）

僧問香林如何是祖師西来意（臈月火燒山）林云坐久成勞（有年無德）天童拈云一句子仰之彌高（脚跟下薦取）一句子鑽之彌堅（秦時度樂鑽）一句子瞻之在前（終日覔不得）一句子忽焉在後（有時還自来）還辯得麽（有甚難見）赤心片片知人少（恩多怨深）覿面堆

堆覷者稀人貧智短

師云龍牙參翠微臨濟皆問祖師西來意二師索禪板蒲團龍牙過與二師便打牙云打即任打要且無祖師意僧後舉前話問二師明得不牙云明即明矣要且無祖師意天童頌曰不萌草解藏香象無底籃能著活蛇所以道石烏龜解語即向汝道雲溪示衆云若道石龜元不語是何木馬却能嘶成都府青城山香林澄遠禪

師事雲門為侍者一十八年門常喚遠侍者遠纔應門曰是甚麽遠凡下語呈見處未契一日忽曰某會也門曰何不向上道来告其所悟門曰吾今後更不復喚汝也遠一日辭雲門門云光含萬象一句速道遠擬議門云更住三年住後僧問如何是衲衣下事林曰臘月火燒山僧問如何是西来意林云坐久成勞僧問鼎州文殊和尚古人垂一足意旨如何殊云坐久成勞

投子青頌曰馳書纔去返忽忽一足垂酬繼後
洪坐久成勞誰委悉紅爐點雪自相通此頌清
源遣石頭馳書上見讓和尚回来與汝鈯斧子
住山頭迴曰去日蒙和尚許鈯斧子便請源垂
一足頭便禮拜文殊道坐久成勞投子頌垂一
足可謂知時别宜石頭問長髭甚處来髭云嶺
南来頭云大庾嶺頭一鋪功德畫了未髭云畫
了秪欠點眼在頭云莫要點麼髭云便請頭垂

一足勝默和尚住萬壽時慶壽舜老時充堂司
默令看此公案舜攢眉曰青公佛法吾不敢言
頌古文章才不勝德默曰投子內秀俏措無賽
頌文殊坐夂戚勞凡兩舉垂足公案頭問髭曰
汝見箇甚麼便禮拜髭曰某甲見處如紅爐上
一點雪相似所以道紅爐點雪自相通藕東坡
臨大節視死如生而好脩養長生之術有說令
人舌舐懸𪘲得玉液嚥之號紅爐上一點雪此

與長髭了沒交涉因辨於此學者應知洞山寶
問慈明達磨九年意旨如何明云空腹高心翌
日寶陞座推為道首矣若識慈明此語香林坐
久成勞思過半矣聖人之德仰之彌高鑽之彌
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此四句本出魯語二師
之言仰望不及針錐不得先行不到末後太過
還識天童麼報佛秖憑三寸舌為人不惜兩莖
眉

擧良禪客問欽山一鏃破三關時如何過山
云放出關中主看有甚眼相見良云恁麼則知過
必改倒退三千山云更待何時臨崖一推良云好箭放
不著所在便出恩多怨深山云且來闍黎恨心不捨良
回首听人處分山把住云一鏃破三關且置已往不咎
試與欽山發箭看亡身為法良擬議莫錯怪人好山打
七棒幾乎放過云且聽這漢疑三十年雪上更加霜天
童拈云山堆嶽積來說向飛龍之前尾解冰消去行在

跛鼈之後則時人知有流俗阿師與我放出關中主看不入驚人浪且合作麼生難逢稱意魚有底道當時便喝咄當時便掌著然則一期瞎用則得打云秪為你眼明要且未是關中主在你秪會喚還體得麼得恁無血性當堂不正坐排班無位次那赴兩頭機屈指不倫流

師云澧州欽山文邃禪師大慈受業美姿容善譚論常以剪刀星尺針線隨身與衆裁縫雪峰

常以漆桶木杓護布隨身為衆作飯頭巗頭常以把钁隨身為衆治蔬圃相與遊方積歲二人緣契德山欽山獨嗣洞山住後每上堂拄杖横膝示衆云有麽有麽若無欽山喝菩薩蠻去也乃云邏邏哩哩便下座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山云錦地綉香囊風吹滿路香巗頭聞之令僧向山道傳語十八姊好好事潘郎無盡燈註曰是師之舊事見别傳萬松昔在衆中見舉欽山

三人至鼇山鎮山遭魔娆皆好事者為之雪峰
於鼇山鎮宿夜坐禪責巖頭睡乃曰今生不著
便所到常為欽山負累所謂負累者一則別嗣
洞山二為德山打我太聮巖頭曰汝向後莫道
我曾見德山来黄口禪和見巖頭點傳與十八
姊又見雪峰道為欽山負累緣在鼇山店一人
傳虚萬人傳實意謂鼇山鎮嘗遭魔娆佛果云
雪峰道盡十方世界是沙門一隻眼你向什麽

處厨趙州聞舉謂僧曰汝若迴寄取箇鍬子去不可便教埋却雪峰去也此類欽山前話隨語生解大可笑也因辨於此學者應知無盡燈作鉅良禅客問山一鏃破三関時如何歸宗道一鏃破三関分明箭後路所謂三関者百丈大陽普安道皆有三句臨濟玄沙古塔主皆有三玄等非止兜率悅老黃龍獨有三関也箭後路者百丈道三句外省去六句外會取這僧車載驢

驗將許多禪来問被欽山却問閑中主是甚麽
人這僧既用不行拈不出納敗云恁麽則知過
必改山下坡不走更與一推云更待何時這僧
棺木裏瞠眼道好箭放不著所在便出猶自不
伏燒埋這公案未得勦絶山未肯放過且来闍
黎這僧若是箇漢囬頭擘眼云猫不然搭坐具
肩上長行這僧受人處分不識裂鼻木便回首
欽山深入虎穴要與這僧傾出心肝相見道一

鏃破三關且置試與欽山發箭看這僧向烈風迅雷中措手不辦擬祇對他欽山盡令而行便打七棒萬松道棒猶未折為甚秖打七棒他又幾曾便休來更道且聽這漢疑三十年祗有為人作略天童拈處解粘去縛忘身為物道放出關中主看諸方據令而行天童分明拈出還見麽古聖不安排至今無處所

舉趙州與遠侍者鬬劣不鬬勝（厮殺無過父子兵）州

云我似一頭驢(這畜生)者云我似驢胄(休放屁)州云我似驢糞(爭柰頭光外)者云我似糞中蟲(九間僧堂裏不住)州云在裏許作甚麼(和尚莫要餅子喫麼)者云過夏(堕也堕也)州云把将餅子来(慣得其便)天童拈云高高標不出(不如闘劣)低低望不及(在汝脚跟下)眼自爭先得(拈轉脚跟)籌因打㘞齆(扳回鼻孔)

師云衲僧行履不異常途唯臨死生禍福得失是非之際視死如生受辱如榮見其人矣趙州

一日見婆子問曰什麽處去婆云偷趙州笋去州云忽遇趙州時作麽生婆攔腮與趙州一掌州休去竹林安和尚與衆沙童拔草童恚而容訟曰老驢不放人閑謂師不聞也須臾草盈筐童問安曰草傾置何處安曰置方丈中著童曰要這作甚麽安曰要喂老驢灩童吐舌趙州與文遠侍者行次州云這裏好置箇巡舖子者便道邊立云把将公驗来州與一掌者云公驗分

明過州一日上觸喚侍者者應諾州云東司頭不可與汝説佛法也大慧杲常以諸佛菩薩玄生驢馬教人看是甚麼道理諸録中皆云趙州侍者鬬劣者得餅子喫或曰果子天童少此句萬松若是侍者便道我今日定不得餅子喫管教趙州两手分付趙州道我似一頭驢萬松道是則便是似作什麼晉化一日喫生菜臨濟道這漢却是一頭驢化便作驢鳴侍者作糞中蟲

餅子看看到口趙州輕用驅耕奪飢之機便問你在裏頭作甚麽當時秖道待過餅子與和尚州縱喫下却須吐出却道在裏頭結夏比来鬬劣却成占勝餅到口邉被州奪却天童拈處以劣為勝以低為高潯陽千鈔主未解奕碁懸碁盤於空中偃卧閱之云老僧看讀則箇須臾曰我解也元来秖是箇爭先法二人鬬劣如對碁正到雙關二虎處趙州輕輕拈過眼蹉還奪手

中還識侍者麼一著不到處滿盤空用心

舉玄沙示衆云諸方盡道接物利生正是教壞人家男女忽遇三種病人來如何接得不須入室便合罷叅患盲者拈槌竪拂他又不見耳朶在甚麼處患聾者語言三昧他又不聞眼在甚麼處患瘂者教伊說又說不得鼻孔在甚麼處若接此人不得佛法無靈驗打云即時見効

有僧請益雲門疑則別叅門云你禮拜著不將坐具來僧禮拜放得下門以拄杖挃一點佛手散僧

退後頭輕眼明云汝不患盲即時平復復喚近前来剔耳挑聾僧近前聰聞蟻鬪門云汝不患聾即時平復乃云會麼暗抽横骨僧云不會無礙辨才門云汝不患瘂即時平復其僧於此有省幾險盲聾瘂一生天童拈云雲門平展已費錐刀這僧實酬却成奸詐且道悟在什麼處眼耳口重新不救之疾病在膏肓難為針艾良醫拱手

師云玄沙這話如香嚴上樹底一般雲門發機徑直勝虎頭雪竇百倍翠巖芝云早知燈是火

飯熟已多時萬松道甚處去来無盡燈錄玄沙上堂示衆繞畢一僧出問三種病人和尚還許商量也無沙云許且作麽生商量其僧珎重便出沙曰不是不是萬松道葫蘆裏摵蒸茄法眼云我見羅漢和尚舉此話我便會三種病人萬松道猶成剩法中塔曰三種病人即今在什麽處一僧曰非唯謾他亦乃自謾萬松道却是我謾你地藏出曰某甲有眼耳口和尚作麽生接

萬松道著甚死急沙曰慚愧便歸方丈萬松道今日遭人毒手天童向玄沙未示衆以前著眼却於衆人拈提後舉覺即今萬松恁麽說諸人恁麽聽彼此相見與玄沙示衆諸師著語天童拈提豈不是平展實酬諸人為甚麽不悟師笑云有甚心情馬打毬

舉僧辭大慈未必離得慈問向甚麽處去果然不許僧云江西去相去不遠慈云將老僧去得麽特来拜辭僧

云非但和尚更有過於和尚者亦不能将得去寡宿孤辰正是僧命天童拈云大慈合伴不著舍弟江南死這僧不如獨行家兄塞北亡也須是恁麼始得一身去外猶直饒大慈古佛也不柰這擔板漢何絶嗣何妨又且道別有什麼長處更參三十年

師云衆中有一人少方便衆僧默擯之同參勸云一百人一百箇嬾汝僧曰汝秖道得九成同參曰何也僧曰一百人一百一箇嬾我同參固

問何謂也僧曰我從来自嬚我萬松道到這裏還容得伴黨麼縱容得伴黨却失了自已始得

昔二人防送一僧還鄉一人伴鎖一人持挺從之二人素鈍聽殆如死人夜宿郵中持挺者當門夾道中卧伴鎖者夜深熟眠僧素滑稽斷鎖而去復廻以佩刀剃其鬢履夾道人啟關而去既曉夾道者覺失曉忙呼伴者曰速起速起和尚在不伴忙中向曉窻見影手摩頭曰和尚即

在不見了我也諸仁者直須恁麼一廻始得所以天童道大慈合伴不著不見有這僧這僧不如獨行不見有大慈非但大慈古佛不柰這擔板漢何這僧亦不柰板何到這裏始是好笑且道笑箇什麼天童古佛貪尋這僧長處不見自已短處

舉僧問石霜咫尺之間為什麼不覩師顏（秖為太近）霜云我道遍畍不曾藏（佛手遮不得）僧復問雪

峰惱亂春風卒未休遍界不曾藏意旨如何布褁了重漆

峰云什麽處不是石霜人心似等閑天童拈云石

霜雪峰相去多少須問去來人直是千里萬里差之

毫氂若有人問長蘆遍界不曾藏意旨不可覆車同轍

向道什麽處是石霜斫却月中桂清光應更多

師云這僧發咫尺不覩之問正是普眼不見普

賢時節石霜荅處元来却在普眼與這僧不見

處這僧心麁不薦愈尋愈遠轉問轉疑雪峰不

惜性命橫身為伊猶較天童十萬八千未是遠還會麽拈却肯路根塵空脫體無依活卓卓

舉三平頌云秖此見聞非見聞內不見六根更無聲色可呈君外不見六塵箇中若了全無事內外絕消息體用何妨分不分把定放行皆由作者天童拈云正相逢沒交涉相見不對面對面不相見六户不掩終日忙忙四衢絕蹤那事無妨遍界是光明黑似漆通身無向背天寬地窄機絲不掛梭頭事赤手空身文彩縱橫意自

殊千變萬化

師云漳州三平山義忠禪師始見石鞏次參大顛印蒭居三平開法韓愈叅大顛其公務事煩省要處乞師一句顛良久不顧公罔措時三平爲侍者乃敲禪床一下顛云作麼生平云先以定動後以智拔公曰和尚門風高峻某却於侍者處得箇入路以此觀之平爲侍者時已有橫身爲人作畧後来昇座一道士出從東過西又

一僧從西過東平曰適来箇道士却有見處師僧未在道士作禮曰謝師接引平便打僧作禮曰乞師指示平亦打復謂衆曰此則公案作麼生斷還有斷得麼三問無對平曰既無人斷得老僧為你斷去也乃擲下拄杖歸方丈平示衆偈頌二篇見在其一曰見聞知覺本非因當體虛玄絕妄真見相不生癡愛業洞然全是釋迦身又道秪此見聞非見聞三祖道眼若不睡諸

夢自除心若不異萬法一如與楞嚴見聞如幻翳三界若空華相似更無聲色可呈君楞嚴又道聞復翳根除塵消覺圓淨所以道箇中若了全無事楞嚴又道淨極光通達寂照含虛空却來觀世間猶如夢中事恁麽觀來體用何妨分不分萬松信手拈信心銘楞嚴偈開發此頌暗合孫吴其他佛祖言教符會此頌者不可勝紀天童正相逢沒交涉上脣與下脣從來不相識

目前無法意在目前所以道六户不掩四衢無蹤取不得捨不得不可得中秖麽得所以道遍界是光明通身無向背機絲不掛梭頭事文彩縱横意自殊一講師問平三乘十二分教其則不疑如何是祖師西来意平曰龜毛拂子兎角拄杖大德藏向甚麽處去也僧曰龜毛兎角豈是有耶平曰肉重千斤智無銖两欲識天童末後句麽將出龜毛拂子兎角拄杖来即向汝道

舉僧辭大隨隨問什麼處去（隨人脚跟轉）僧云峨嵋禮普賢去（脚跟轉隨人）隨竪起拂子云文殊普賢秖在這裏（那裏有麼）僧畫一圓相拋向背後（打破）（契頭又却不去也）隨云侍者将一貼茶與這僧（賞罰分明）

天童拈云識法者懼（拋向背後）欺敵者亡（畫在這裏）水中擇乳（是賞是罰）須是鵞王（謾天童一點不得）

師云益州大隨法真禪師叅六十餘員善知識嗣溈山懶安一日僧辭隨問何處去僧云峨嵋

禮普賢去據這僧大似箇南天台北五臺搭拄杖費草鞋所以大隨恐著事相去以別傳之道示之遂竪起拂子云文殊普賢秖在這裏不意這僧不受贓誣便畫圓相抛向背後發足向峨嵋禮普賢底甚麽去也佛果道這僧是溈仰下禪客畫圓相抛向背後且道是奇特不是奇特爭柰大隨具頂門眼依前照破道侍者將一貼茶来與這僧萬松道別處人事保福云若無後

語笑他衲僧萬松道蒼天蒼天雲門别云西天斬頭截臂這裏自領出頭萬松道車不橫推理不曲斷五祖戒云不因一事不長一智萬松道拂子有甚過雪竇云殺人刀活人劍具眼底辨取萬松道和尚莫要茶貼麼溈山秀云大隨茶非趙州茶既不類趙州茶得之者少矣這僧得之且有甚長處然不義之財於我如浮雲萬松道請告的藥山問僧什麼處来僧云江西来山以

拄杖敲禪床三下僧云某甲粗知去處山擲下拄杖僧無語山召侍者點茶来與這僧蹹州縣困天童見大隨舉拂子這僧拋圓相便道識法者懼欺敵者亡且道這茶江茶洪茶是上品下號不見道水中擇乳須是鵞王

舉玄沙見鼓山来畫一圓相（便与擦却）山云人人出這箇不得（猶有這箇在）沙云情知你向驢胎馬腹裏作活計（此是華報果在地獄）山云和尚又作麼生

打人還似喫拳時沙云人人出這箇不得將為別有山云和尚恁麼却得某甲為什麼不得果然疑著沙云我得你不得心不負人面無慚色天童拈云玄沙大似倚勢欺人財高語怗以強凌弱藝雖當行蓋他撥得轉弄得出信手拈来無不可者兩箇一般為什麼道我得你不得夏雲峯熱聳是真難掩是偽不昌相似復非如

師云鼓山興聖國師諱神晏初叅雪峰峰識其熟縁起身[illegible]住曰是甚麼山釋然契悟亦忘其

了心唯舉手搖曳而已峰問子作何道理邪山曰何道理之有峰審其深入撫而印之閩王仰其道於府城之左二十里開鼓山創院請揚宗致玄沙一日見鼓山来畫一圓相山云人人出這箇不得古人畫圓相施設不同資福見陳操尚書来便畫圓相福乃溈仰下尊宿佛果喚作境智接人操云弟子恁麼来早是不著便何更畫圓相福便掩却方丈門雪竇云陳操秪具一

隻眼故資福閉却門玄沙畫圓相秪要識得鼓
山他既是同叅不同陳操掣肘便道人人出這
箇不得沙以不外身心便下毒手道情知你向
驢胎馬腹裏作活計山乂經爐鞴慣受鉆鎚道
和尚又作麼生沙便收情却秪道人人出這箇
不得雪竇喚作互換機鋒谷泉大道来叅慈明
明曰片雲生谷口遊人何處来泉顧視左右曰
夜来何處火燒出古人墳明曰未在更道泉作

虎聲明打一坐具泉推明就座明却作虎聲泉
呵呵大笑明揖曰且坐喫茶泉曰某忝七十餘
員善知識就中你有巴鼻萬松道来日請你毒
龍湫裏澡洗山見科差不均来告偏屈道和尚
恁麽却得其甲為什麽不得萬松道秪要利他
自利沙云我得你不得萬松道不得謾人自謾
雪竇云秪管貪觀白浪不知失却手橈萬松道
却堕驢胎馬腹中雲峰悦云道得道不得揔在

玄沙圏裏如今作麽生出得玄沙圏萬松道在裏許即出天宮淨土時人愛去鼓山不愛驢胎馬腹時人怕墮玄沙不怕所以降聲負氣惟俯視横行具師子王不欺之力還信天童保證處麽塵中能作主化外自來賓

舉雪竇舉古德云（更有天童與萬松）眼裏著沙不得（秖是你眼窄）耳裏著水不得（秖是你耳淺）忽有箇漢信得及把得住（却須放行）不受人瞞（自瞞了也）祖佛言教

是什麼熱椀鳴聲剛要爲松評唱便請高掛鉢囊拗折拄杖更須還草鞋錢却會取一員無事道人事生也又云眼裏著得須彌山將上不足耳裏著得大海水匹下有餘一般漢受人商量試看天童拈古佛祖言教如龍得水似虎靠山錦上添花更却須挑起鉢囊橫擔拄杖一回拈出一回新亦是一員無事道人百藝身不妨復云恁麼也不得走時走殺不恁麼也不得坐時坐殺然後沒交涉一坑埋却三員無事道人中選

一人為師萬松門下沙彌童行天童拈云坐斷乾坤放下

一堆建立世界提起一條和光混俗隨流得妙各有長處

頻称三箇好斷送一生休且道選那一人為師東村李鬍子驀

拈起拄杖云穿過了也萬松若見折做兩截

師云雪竇天童萬松嘗謂如孔門游夏在吾法

中宗教之馬鳴龍樹也及乎拈此公案雖逐三

隅猶欠一著不見藥山初㕘石頭問三乘十二

分教粗知常聞曹溪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實未

明了伏望慈悲指示頭曰與麼也不得不與麼
也不得與麼不與麼揔不得汝如何會山佇思
頭曰子緣在江西速往矣山至江西拜起如前
問之曰我有時教伊揚眉瞬目有時不教伊揚
眉瞬目有時教伊揚眉瞬目者是有時教伊揚
眉瞬目者不是子意如何山於言下有省再拜
謝之祖曰子見何道理山曰某於石頭處如蚊
子上鐵牛祖曰子得之矣宜善保護石頭渾崙

無縫鏬藥山蚊子上鐵牛江西雙放雙收藥山
言下大省雪竇道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
然後沒交涉萬松道恁麼也得不恁麼也得正
好帝網交羅重重無盡接子脩顒禪師嗣圓照
大本住潁州薦福日歐陽文忠公因潁守道師
德業備饌延師還閤曰浮圖之教何為者師乃
款論指妙揮微優游於華藏法界之都從容於
帝網明珠之內歐陽竦然曰吾初不知佛書其

妙至此公易簀之際召子弟誡之曰吾生平以文章名當世力抵浮圖今此衰殘忽聞奥義方將研究命也柰何汝等勉旃無蹈後悔清涼觀國師判禪門南北兩宗不出頓教溈山一日索門人呈語乃曰聲色外與吾相見仰山凡三度呈語曰如兩面鏡相照於中無像溈曰此語正也我是你不是早立像了也仰山却問溈山某精神昏昧有拙祗對未審和尚於百丈師翁處

作麼生呈語溈曰我於百丈先師處呈語如百千明鏡鑑像光影相照塵塵剎剎各不相借仰山於是禮謝這箇喚作頓教得麼喚作恁麼不恁麼揔不得然後淺交涉得麼雖然更須知有遮照同時遮照不立然後同時即不立不立即同時放收諸門更須知有向上一竅在直饒黃蘗行道於威音王以前猶是王老師兒孫更選何人為師烏龜稽首須彌柱

舉洞山問密師伯作什麼惟你一問遲也密云把針
好與一劄山云把針事作麼生穿過了也密云針針相
似幾乎蹉差山云二十年同行作這箇語話俗氣也未
盡密云長老又作麼生看錮鏴着生鈌山云大地火
發照顧眉毛天童拈云大地火發更添一把閻不容髮
表裏洞赤南海崑崙干他甚事天寒不韈赤脚過盧州祖祖
相傳不知有甚一頭搕𢶍滿面風埃
師云巘頭在甘贄家過夏一日把針次贄自田

中迴豁前拄鍬亞身立豁以針作劄勢贇急入家著衣欲拜謝行婆問有何事贇曰不得說婆曰且要大家知贇舉前話婆失聲曰此話三十年後須知一迴飲水一迴著噎女子聞舉乃曰還知盡大地人性命被上座一針頭上劄却麽萬松道此針頭上雖小利害極寬教中說無色界天百千萬億針鋒上立不相障礙智覺壽云如針鋒上無邊身菩薩似藕絲懸須彌之山唯

歎希奇罔知所措密師伯道針針相似也好箇
消息徃徃作明明不昧了了常知不然道念念
攀緣一切境心心永斷諸分别直得頭頭上顯
物物上明念念無差心心無間也秖是一機一
境昭昭靈靈邉事爭似洞山大地火發般若如
大火聚四面不可入如大末蟲處處能棲唯不
能泊火焰之上天童道間不容髮猶可卜度南
海崑崙天寒不韈須是撥白露淨脫灑漢始會

這話這裏著得洞山容老甘贄巖頭天童萬松
麽所以道祖祖相傳一頭搕𢶍忽有箇本色行
脚衲僧来叅向道拈却潙山笠来與子相見
舉陳操尚書與衆官樓上遥見數僧從遠来
今日不着便官云數員禪客也不得草草陳云不是也不
得草草官云焉知不是隔窓相眼陳云待與驗過勘破
了也僧至樓下刺頭入膠盆陳云大德賊打不防家僧舉
首鼻孔在別人手裏陳云不信道不是終是倚官挾勢官罔

措一狀領過天童拈云陳尚書當面白拈慣得其便瞞

長蘆一點不得晉是普州人

師云睦州太守亦嘗任宣州陳操尚書與睦州同姓仍嗣睦州騰躍叢林勘辯衲子諸方患之唯見雲門納敗跪伏門嘗曰十經五論師僧三二十年尚不柰何尚書爭得會張無盡非兠率悅東林摠莫能開發蘓東坡非佛印元佛慧泉莫能抗論所以道張無盡未免換行奪市真如

詰秖能借水獻花看他陳操尚書名藩巨鎮現宰官身公幹之餘不忘佛事客官秖随人上下衆僧空穿短巷長街忙裏偷閑被人拈却鼻孔陳操不唯傍行皇化兼秉佛祖權衡掣電光中不容擬議尚書既鬼市裏賣瘦天童便賊手裏作賊諸仁者脚力盡時山更好莫將有限逐無窮

舉雪峰在洞山作典座分明供養心一日淘米次

童行不得氣力山問淘沙去米淘米去沙弄險作麼峰云
砂米一時去唯嬾揀擇山云大衆吃箇什麼托和尚法
痈峰便覆却盆可惜抛撒常住山云子他後別見人
去在從苗办地天童拈云雪峰秪曾步步登高不辭
從空放下不覺草鞋跟斷任誰接續不上若也正偏宛轉
孤輪匪運敲唱俱行隻翼難冲自是言氣相合鸞逢鳳舞父
子相投蛆見蠅鳴且道洞山不肯雪峰意在什麼
處好意問便惡發萬里無雲天有過下不論上碧潭似鏡

月難來生怕死水裏浸却

師云青華嚴拈此話云洞山恁麼道是甚道理雖然一色乾坤爭柰山高水濶所以野人云功夫不到不方圓言語不通非眷屬乃代云淘砂去米淘米去砂無影長生桂經霜結子頻大衆喫箇什麼金鳳採香銜不盡玉雛食蕋葉長新萬松道青華嚴雖然荅盡深深意爭柰接機句未親忽有人問萬松代云淘砂去米淘米去砂

秖向道滌盡塵砂不遺顆粒大衆喫箇什麼向道粥將木杓舀飯用笊籬撈雪峰全機大用投子説妙談玄行令底秖知盡法不管無民談玄底秖解敲唱俱行未得應時納祐萬松不能天水合同秋要且不壞世間相何也厨中典座窮精細且作長行粥飯僧

舉僧問芭蕉有一人不捨生死（減之太短）不證涅槃（增之太長）師還提携也無（彼自無瘡）蕉云山僧粗識

好惡勿傷之也天童拈云芭蕉雖然識好惡一服平胃散且不能牽耕夫之牛奪飢人之食醫病不得害命不得如今若有人問長蘆便和聲打一服見劾為什麽如此我從来不識好惡當爐不避火

師云郢州芭蕉五世徹禪師嗣芭蕉慧清清嗣南塔光湧湧嗣仰山徹乃溈山五世孫也師於宗門大有拈提具在燈録一日僧問有一人不捨生死不證涅槃師還提携也無蕉云山僧粗

識好惡這僧飽看教乘無通禪理拈出箇無孔
鐵鎚咬嚼無處下口拈掇無處下手定當芭蕉
芭蕉是別機宜識休咎底漢向線道難分處不
可妄生穿鑿道老僧粗識好惡雖不犯手傷鋒
要且無為人手段神清有言曰可救而不救是
謂不仁不可救而不救可謂不仁手雖然有救
人成患害不救却慈悲芭蕉有之天童善用驅
耕奪飢手段道這僧纔聞便和聲打道我從來

不識好惡還見二老為人處麼李陵持漢節潘
閬倒騎驢

舉大慈示衆云說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尺非但口言而得清淨說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多虛不如少實洞
山云說取行不得底還有口麼行取說不得底還有足麼雲居云行時無說路踏破乾坤說時無行路橫吞宇宙不行不說時不妨省力合行什麼路不是山東便是河北
洛浦云行說俱不到則本分事在真不掩偽行說

倶到則本分事無曲不藏直天童拈云絶是非言滿天下無口過沒蹤跡行滿天下無怨惡相逢不識面見則無ㄱ無脚識面不相逢瞎則能說能行諸尊宿各有長處誰肯賣仒若如今舌頭上無十字關甚底得道不脚跟下無五色線那裏不得去要行便行攀步蹭着要說便說開口道盡若有人問長蘆如何是要行便行是必早回程天童云步蹉過了也如何是要說便說留取煖肚天童云啊錯ㄱ名言

師云鳳翔府石柱禪師始遊方至洞山遇青林垂語曰有四種人一人說過佛祖一步行不得一人行過佛祖一句說不得一人說得行得一人說不得行不得那箇是其人柱出衆曰一人說過佛祖一步行不得者秖是無舌不許行一人行過佛祖一句說不得者秖是無足不許說一人說得行得者秖是函蓋相稱一人說不得行不得者如斷命求活洞上語言似存知解不

落今時大慈示衆恐人唯尚空言不務實行高麗僧統義天曰古之所謂禪者藉教習禪者也今之所謂禪者離教而說禪者也萬松道禪果可說可行乎大慈可謂入草求人真大慈也洞山道說取行不得底雲居道說時無行路青林道一人說過佛祖一步行不得石柱云秖是無舌不許行僧問雲蓋本說不得作麼生行本云蹈着舌頭洞山云行取說不得底雲居云行時

無説路青林云一人行過佛祖一句説不得石柱道秖是無足不許説僧問雲蓋本行不得底作麽生説本云脚下著口雲居道不行不説時合行什麽路洛浦云行説俱不到則本分事在青林云一人説不得行不得石柱云如斲命求活洛浦云行説俱到則本分事無青林云一人説得行得石柱云秖是函蓋相稱這般説話喚作金針雙鎖玉線貫通圓鑑喚作妙叶兼洞上

喚作唱玄路便見大慈示衆犯風烟露鋒骨雖
然雲蓋本嗣白雲端解道脚下着口踏着舌頭
晦堂嗣先佛覺道脚跟下踏着三寸舌行說俱
到萬松將諸家說底公案一類相從互為指註
令人易解也不似天童分明拈出無舌人說底
玄談無足人行底玄路天童不行玄不說妙牙
不瀝水足不沾塵信步行時無遠近開懷說處
不隄防

擧水潦和尚問馬大師如何是佛法大意馬祖脚不小馬祖與一蹹倒何不再問水潦豁然大悟不因不由起来呵呵大咲謝他不啼哭云百千法門無量妙義秖向一毫頭上識得根源去猶成剩法天童拈云馬大師不合放過天童更大脚待伊起来恁麽道劈口便與但問秖這一毫從什麽處得来適来和尚脚跟痛待伊擬議更與一蹹把火助熱

師云洪州水潦和尚亡其名初叅馬師因蹹而

悟出世後告衆曰自從一喫馬師蹋直至而今
咲不休上堂曰若說一法則十方諸佛收一法
中百千妙門一一毛頭上千聖同輙決定不別
此皆一蹋上薦得百千法門無量妙義秪向一
毛頭上識得根源去梵網経云心地法門如毛
頭許是諸佛之本源行菩薩道之根本是大衆
諸佛子之根本雪竇道古今何人知此情二毛
師子衆毛畢所以道一葉落天下秋一塵起大

地收智覺禪師道如一滴之水與渤澥之潤性無差若芥孔之空等太虛之容納非別雖是重言不當吃一迴拈出一迴新所以天童踏了更踏趙州一日於僧堂前問南泉異則不問如何是類泉以手托地州以脚踏倒却歸涅槃堂叫悔悔泉令侍者問悔箇什麽州云悔不更與兩踏所以天童道馬祖當時不合放過為他猶有一毫頭命根不斷在還會天童道待伊擬議更

與一踏底意麼不見道馬駒踏殺天下人

舉古德云長者長法身（主山高按山低）短者短法身（拄杖長拂子短）天童拈云且道舜若多神喚什麼作法身（虛空無面目不用巧粧眉）良久云（十字打開）還會麼（兩手分付）不可續鳬截鶴夷嶽盈壑去也時（鉢不得道不）

師云教中道無邊身菩薩窮上界而有餘劬尸羅長者覩三尺而無盡萬松道釋迦老子能為下劣忍於斯事老老大大舞鑵灯戲見人道長

也長也便長見人道短也短也便短秖如清淨
法身還有長短也無若無古德為甚道長者長
法身短者短法身不見道佛真法身猶若虗空
應物現形如水中月此頌兩聯大似前言不副
後語殊不知鉤鎻連環血脉不斷楞嚴經道舜
若多神無身覺觸舜若西音此云虗空天童道
舜若多神喚什麽作法身他秖知佛真法身猶
若虗空忘却應物現形如水中月還知天童不

可續截叓盈處麽隨分三尺一丈六明明觸處露堂堂

舉布袋和尚頌云彌勒真彌勒天童著語云撥破面門（話作兩橛）分身千百億天童著語云築著鼻孔（一煉成一塊）時時示時人天童著語云高著眼（且莫撒砂）時人皆不識天童著語云當面諱却（許你親見）天童復拈云憨皮袋攔街截巷（錯認絆索）直是無迴避處（撞著駕頭）還辯得麽（和尚是天童）腦後見

腮莫與往來識人多者是非多

師云善財開樓閣門見遍法界皆是彌勒而今樓閣門開也諸人還見麼若更道不見你指出箇不是底来五祖演道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無事街頭立被人喚作賊晉陽賈文振誦王梵志詩云我若有錢時更肥更能白無事街頭立人要請做客我要借十文忙言與一百我若無錢時更瘦更能黑無事街頭立被人喚作賊

栽要借十文一文借不得此二詩證之前頌漱諷諸人不為不切矣湛然居士著辯邪論以辯糠孽之祖劉紙衣自稱彌勒下生廣引上生下生二經以佛言為定量經云却後五十六億萬歲爾乃下生糠孽下生何太早乎謂傳大士慈皮袋亦不當為彌勒化身荅曰傳大士造像寫經不可勝數糠孽大毀經像慈皮袋剃髮披緇飲啖無擇糠孽垂髮白衣米亦不食若例二大

士甚不類也方當下無間地獄盡轉徙他方世界
中當來彌勒下生時名亦不聞輙敢竊比於哉
聖流因辯於此學者應知洞山謂雲居曰昔南
泉問講彌勒下生經僧曰彌勒甚麽時下生僧
曰見在天宮當來下生泉曰天上無彌勒地下
無彌勒居隨舉便問曰秖如天上無彌勒地下
無彌勒未審誰與安名洞山直得禪床震動乃
曰膺闍黎青州和尚道二十年雲山坐斷衲帔

塵生一句子針芥相投禪床震動萬松道洞山家風嚴密不通風天童便道慈皮袋攔街截巷迴避不及還與洞山相遠也無萬松道天童有後手何也不見道腦後見腮莫與往来

舉趙州云至道無難唯嫌揀擇（看你分簷壁市）纔有語言是揀擇是明白（却又伶俐）老僧不在明白裏（賊見膽底虛）是汝還護惜也無（映山曲覷脊）時有僧問和尚既不在明白裏護惜箇什麼（就身打劫快便難逢）

州云我亦不知持聾作瘂僧云既不知為什麼道不在明白裏拏麤搭細放鶻戲尾州云問事即得禮拜了退来日大悲院裏有齋天童拈云這僧也如切如磋不能見機而變一生把定死蛇頭趙州也如琢如磨幾乎事不解交三十六計走為上計衆中秖管道退身有分秖見錐頭利殊不知盡力提持不見鑿頭方還体悉得麼我亦不知焦甎打著連底凍直至而今消不開

師云三祖信心銘破題兩句定當殺天下衲子

投子宗道者在雪竇會下作書記雪竇令參至
道無難唯嫌揀擇於此有省一日雪竇問他至
道無難唯嫌揀擇意作麽生宗云畜生畜生後
隱居投子凡去住持袈裟裹草鞋與經文僧問
如何是道者家風宗云袈裟裹草鞋僧云未審
意旨如何宗云赤脚下桐城萬松嘗教人看至
道無難唯嫌揀擇誰教你揀擇僧云三祖道但
不憎愛洞然明白却道唯嫌揀擇三祖當時下

箇嫌字自憎愛了也萬松道許上座眼明如何
免得憎愛僧叅久不見就萬松請益萬松道上
座汝纔擬免時早揀擇憎愛了也僧云恁麽則
放下免心洞然明白也萬松道汝嫌免心愛明
白展轉揀擇憎愛了也僧禮不已云乞師指示
萬松道諸方到此正是棒喝時節萬松即不然
僧云未審尊意如何萬松道揀擇妨甚事你免
他作麽僧禮謝云元来却在這裏磁州初祖云

如人作針線卒然針針相似忽見人来不覺失却針秖見線這邉尋也不見那邉尋也不見却自云近處尚不見遠處那裏得来多時尋不得心煩不好昏悶打睡拽衣枕頭方就枕時驀頭一劄曰元来秖在這裏萬松道汝但河裏失錢河裏漉不可離了揀擇憎愛別有洞然明白也有底道至道最難須要揀擇若不憎愛爭得明白這箇却是揀擇不揀擇憎愛不憎愛於諸法

中不生二解底人所以趙州道纔有語言是揀擇是明白趙州亦不避語言亦不避揀擇老僧不在明白裏是汝還護惜也無到這裏獨醒底直須哺其醩而啜其醨獨清底也須揚其波而鼓其浪擘開面皮憎愛揀擇一廻却與三祖相見這僧道和尚既不在明白裏護惜箇什麽却到如来喫粥處州云我亦不知這老漢剩忙百鬧半路抽身這僧忙趕云既不知為什麽道不

在明白裏萬松道且道在那裏大小大趙州尚自不知撥到轉身不得處便拈向一邊道問事即得禮拜了退末後打箇乾出身這裏還有揀擇憎愛麽他道老僧不在明白裏且道趙州在什麽處旦遇這僧與趙州切瑳琢磨変態殺訛趕賊不得趕上罵人不得罵著皆云良賈深藏正是分明拈出還識趙州與這僧麽文殊大設無遮會摩詰牢關不二門

舉睦州問武陵長老今日正逢著太白星了即毛端吞巨海不須咬嚼始知大地一微塵作麼生巳太多生陵云和尚問誰新生犢兒不怕虎州云問長老鉄鎚來也陵云何不領話撩蜂剔蝎州云我不領話你不領話誣人之罪以罪加之天童拈云睦州武陵揔道不領話幾乎忘却其間有貪觀白浪失却手橈隔壁過狀打草驚蛇乃竪起拂子云看何不領話

師云武陵長老未詳法嗣無盡燈作茂陵睦州

老漢尋常辛辛辢辢嗺嗺喋喋問武陵長老了
即毛端吞巨海始知大地一微塵作麽生此語
本出丹霞孤寂吟睦州既探竿在手武陵亦影
草隨身道和尚問誰睦州以平展誰與你干戈
相待道問長老武陵也好當面與一錐道和尚
何不領話殊不知自已脚跟下蹉過多時所以
睦州道你不領話我不領話雖如倚勢欺人爭
柰理無曲斷天童拈處指桑罵榆近日不領話

者轉多天童却放伊不過道其間有貪觀白浪失却手橈豈止睦州武陵分上遂豎起拂子云看這迴推與阿誰具眼者辯取

舉南泉因至莊（山裏師子村裏弄）偶莊主預備迎奉（不妨伶利）泉云老僧居常出入不與他知何夙排辦至於如此（皆和尚道力所致）主云昨夜土地神報（咄這鬼頭）侍者便問既是大善知識為甚却被鬼神覷見（今日遭人點檢）泉云土地前更添一分供養

著（果報靈通究竟常樂）天童拈云長蘆則不然（別是一尊土地）若見這莊主恁麼道便與捉住云放你不得（不禁舡何打破斥斗）何故如此（官人打見在）不見道来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并贓捉獲）

師云叢林傳悟本住洞山二十年土地神不識神白主事如何得識和尚一面主事云和尚齋堂上受食時汝與覆却飯檻和尚失聲忽能見之次日神覆飯檻師失聲曰可惜常住物神方

識師一面昔𥁞官會下有一主事僧忽見一鬼使来追僧曰某甲身充主事未暇脩行乞容七日得不使曰待為白王若許七日後来不然湏臾便至言乞不見至七日後復来竟覔其僧了不可得後有舉問一僧若被覔著時如何抵擬他去洞山代云被他覔得也萬松道謾這老鬼不得南泉莊頭神報主事預備迎奉豈免遭人點檢雲居錫見南泉道土地前更下一分供養

甞徵云是賞伊是罰伊秖如土地前見者是南泉不是南泉萬松道莫錯認達觀云南泉被這僧一問不免向鬼窟裏作活計萬松道瞎驢趂六隊真宗時真州長蘆登和尚数年鼎新起就長蘆寺一夜夢有神人来乞為土地登曰你做我土地不得神曰何故登曰你見我僧家過或起瞋神曰某有長誓遂下一臂呈登登曰若如是則可遂與建祠堂追塑土地一臂隨落屢脩

復爾方知願力之重也有僧問長蘆登不唯鬼
覷見他亦覷見鬼又作麼生萬松道三八日念
誦天童拈云若見莊主恁麼道便與捉住云放
你不得何故如此不見道来說是非者便是是
非人萬松道天童雖解捉鬼賣未免莊頭鬼亂
萬松即不然若見莊主道昨夜土地報便與彈
指三下云唵度嚕度嚕地尾娑訶

舉僧問洞山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有尾無頭

雖飽無力為什麼不得他衣鉢不得封也是闕俟山云直

饒道本来無一物也未合得他衣鉢有頭無尾終是

不貴且道什麼人合得金香爐下鐵崑崙僧下九十六

轉語不契喫盡生薑呷盡醋末後云設使将来他亦

不受設使受下甚麼處著向山深肯之且信一半雪竇云他

既不受是眼瞎却了也将来必應是瞎恰與雪竇同參天

童拈云長蘆則不然具一隻眼直須将来岩前花爛

熳若不将来爭知不受室内不知春直須不受家中

無一物若不不受爭免将来来者空歸不将来底必

[illegible]瞎却[illegible]也不受底真箇是瞎却與天童同叅還會

麼問取眉毛照盡體無依踏破潭月澄通身合大道衝開

碧落天

師云無盡燈錄云僧問洞山時時勤拂拭為什

麼不得鉢袋子山曰直饒道本来無一物亦未

得他鉢袋子僧曰未審什麼人合得山曰不入

門者僧曰秖如不入門者還得不山曰雖然如

是不得不與他復曰直道本来無一物猶不合得他鉢袋子且道什麽人合得這裏合下得一轉語且道下得什麽語一上座下九十六轉並不契意末後一轉始可山意山曰闍黎何不早與麽道一僧聞請上座舉一徧上座終不為舉僧乃執事三年上座亦不肯舉一日忽不安其僧自念三年求舉不蒙慈悲善取不如惡取遂持刀向前曰若不舉即殺上座去也座悚然曰

且待為闍黎舉乃曰直饒將来他亦不要其僧禮謝悔過天童畧云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為什麽不得他衣鉢雒陽天宮寺神秀國師謚號大通身長八尺秀眉大耳有公伯之氣稔聆黄梅道勝而徃見共以坐默體道為務忻然謂真吾所依也誓以樵汲備衆如是六載祖每潜歎曰東山法門在其此人矣師一日涕泗辭祖創荊門玉泉蘭若卜將老焉會東山圓寂復徙

江陵當陽山學者鍾湊久視元年天后詔之肩輿上殿遂推為兩京法主九歷三帝皆師禮之神龍二年丙午二月二十八日泊然而逝神龍元年新譯楞嚴閟於宮禁國師堅請私録密傳館陶慧震經今大行師之力也國師報齡一百有七當塟舊山天子送至午橋而決王公大臣至伊水而別卒哭設大會於龍華寺飯緇白八千人度僧二七員二祥於西明辦事如前會萬

迴法雲公乞施後宮手舉珍異以侑其供燕公
張說報師資禮門人普寂義福並為朝野所重
如圭峰承襲圖曰普寂化緣轉盛法嗣者三十
人如南嶽懶瓚嵩山一行終南惟政三峯道樹
皆凡聖不測如義福者初叅大通通與語乃稱
濕土近水乾木易然萬迴法雲公執福手叮嚀
曰深入妙覺廣度衆生當勉栴福住終南二十
餘載一日竹栢蘭茝茂然分錯忽有老翁風骨

殊俗鬚髮皓然拜首曰弟子内谷神也竊恐和尚他適終棄此山故再請乃滅未幾京城僧衆請於其年五月止大慈恩寺千官車馬四部駢羅復被詔歸伊雒如普寂之子南嶽懶瓚德宗遣詔對宣使不暇拭涕如一行禪師天文大衍世所共知一日見寂炷香作禮絶躬附耳密言寂曰是是無不可者如是致禮者三退入南房闔户而滅寂令扣鍾云一行滅矣視之果然河

南尹裴寛親見其事服衰崔絰迭徒步送喪終南惟政文宗嗜蛤蜊御饌有擘不張者焚香禱之忽開現觀音像具體妙麗詔政問之政舉經云應以菩薩身得度者即現菩薩身而為說法上曰菩薩身已現且不聞說法政曰陛下信此事為奇特不上曰希有之事朕深信之政曰菩薩為陛下說法竟上感政言勅令天下設觀音像三峰道樹山神化為野人服色素朴言譚詭

異於言笑外变作四聖天仙等形或放神光或
發聲響大衆不能測猶此涉十年寂無聲影告
衆曰山神作多色伎倆眩惑吾曹秪消老僧箇
不聞不見伊伎倆已窮吾不聞不見無盡萬松
具録大通門下師勝資強主峯抑為息妄脩心
宗又云就法有不変隨緣二義就人有頓悟漸
脩兩門二義顯則知一蔵經論之旨歸兩門開
則見一切賢聖之軌轍達磨深意實在斯焉頓

悟喻者如人夢被枷鎖覺時還須脫枷鎖乎所以六祖道本来無一物何假拂塵埃此洞山荅處漸脩喻者如水結氷失灌溉洗濯之用火日銷鎔始還全用所以大通道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若就鏡喻之大鑑如鏡本明本淨大通如昏垢須磨以氷夢二喻夢則悟不假脩氷則須銷得用且教中有本性淨有離垢淨有如理智有如量智有即相解有離相解有真空有妙

有有第一義諦有世俗諦乃至理事性相權實頓漸偏圓遮照存泯君臣父子配屬兩宗皎然可見此雖涉情解具擇法眼者不可不知宗鏡録云入吾宗者先須知有然後保任又頭尾須得相稱不可理行有闕心口相違若入宗鏡理行俱圓據宗鏡斷大鑑秖具一隻眼大通雙眼圓明何若大鑑具理而無行謂本来常淨不假拂塵大通已悟須脩拂塵鏡朗所以道正雖正

却偏偏雖偏却圓非久叅洞上之宗者未可與
語萬松嘗向人道波必有水水或無波性海無
風心波自湧二利妙門無出於此圭峰荅溫慥
尚書問曰真理雖然頓達此情難以卒除如風
頓止波浪暫停豈可一身所脩便同佛用但可
以空寂為自體勿認色身以真知為自心勿認
妄念妄念若起都不隨之即臨命終時自然業
不能繫黄龍晦堂荅韓宗古侍郎問曰然心外

無剩法者不知煩惱習氣是何而欲盡之若起此心翻成認賊為子也從上以來但有言說乃是隨病設藥縱有煩惱習氣但以如來知見治之皆是善權方便誘引之說若是定有習氣可治却是心外有法而可盡之譬如靈龜曳尾於途拂迹迹生可謂將心用心轉見病深茍能明達心外無法法外無心心法既無更欲教誰頓盡邪覺範判曰二老今古之宗師也其隨宜方

便自有意味初無優劣然圭峯所荅之詞正韓
公所問之意而語不失宗開廓正見以密較之
晦堂所得多矣萬松道到這裏返觀大鑑秖具
一隻眼元來盡大地是沙門一隻眼又喚作把
定乾坤眼綿綿不漏絲毫亦名頂門具金剛眼
大通雙眼圓明似鋸解秤鎚擘破虛空相似大
通且置於大鑑眼上萬松道箇瞎又作麼生雪
竇拈云他既不受是眼將來底必應是瞎還見

祖師衣鉢麽若於此入門便乃兩手分付非但大庾嶺頭一箇是提不起設使盖國人来且款款将去萬松道祖師衣鉢百雜碎也雪竇道他既不受是眼将来必應是瞎天童道将来必應是眼不受底真箇是瞎萬松道瞎底雙眼圓明具眼底秪見一半不逢瞎漢終難辯明畢竟事作麽生折合山遠路長休點火大家吹滅暗中行

萬松老人評唱天童覺和尚拈古請益錄下卷終

## 請益錄下卷音義

躐胡斬切半生也　豆噠嗊上所甲切下口寸切鼓鼻也並　檢評中爲檢　躅
池錄切蹜丨也　蒡余受切稗草　讚古困切言譔美皃　慵是容切丨懶也　戲
側加切　援雨元切引也　憾胡甘切恨也　啬音士止也　摅沙獲切拂也又
稍丨也又楚革切擊也　㪷音科　帩七肖切縛也　濩落上胡郭切惠子謂莊
子吾有三石大瓠丨丨無用莊子曰云云　墼居的切文云瓴也　說　艫盧古切大舡
霅丈洽切水出吳興又縣名　鈯徒鶻切鈍也　嗡烏紅切丨嗡也牛声嗡烏橫切

撼胡感切搖也 殆音大危也 贄脂利切 搕口合切打也 [illegible]先盖切破声也音三入声 舀以沼切杼也 蠥牛列切 迨徒改切及也 稔如枕切年一熟也 聆郎丁切耳听也 侑禹救切周禮曰王以樂丨食注丨勸也 茝齒改切香草也 雒名音洛 慥七到切温丨礼注守實言行相應之皃

癸亥冬日於蘊寬從慕君立父處假讀一過